

小志目錄

首卷

憲檄

姓氏

凡例

各圖

第一卷

星野志

有序

角宿

亢宿

角宿雜座

亢宿雜座

角宿占候

亢宿占候

祥異

第二卷

輿地志 有序

沿革

疆域

形勝

山川

祠壇

陂澤

溝洫

堤防

古蹟

陵墓

第三卷

建置志

有序

城池

公署

學宮

貢院

書院

社學

街衢

坊表

壇壝

祠廟

集鎮

屯砦

保甲

倉廩

郵政

郵政

堡舖

營房

橋梁

食貨志 有序

戶口

地畝

賦稅

起運

存儲

耗羨

驛遞

漕米

鹽引

雜稅

灘地

土產

第五卷

禮樂志 有序

慶賀

接詔

鐸教

迎春

耕藉

丁祭

樂章

祭器

樂器

侑舞

武廟

壇宇

祈禱

救護

祭文

鄉飲

賓興

臥學

風俗

第六卷

官師志

有序

官制

知州

州同

州判

吏目

學正

訓導

驛丞

陰陽正

醫官

請正司

道正司

名宦

鄉訊

第七卷

方伎 文學 流寓 仙釋

第十卷

藝文志 有序

制誥 疏 檄 議 傳 記

第十一卷

藝文志

序 雜著

第十二卷

藝文志

賦
歌
頌
詩
詞
補遺

州志卷之十

藝文志 序

藝文首

藝凡

聖藻必冠於簡所以重綸綍也緣是類纂或占經濟或表人文有雜著有聲律自疏序至歌頌體不一則皆有闕國是滌補

皇猷是用廣爲搜羅彙成上中下三編於以備參考資流覽未必非博聞強記所取材而揚風扞雅之所

興起也然汗牛充棟書不勝書茲惟擇其確有關
上痛切者錄之雖諸體猶未全備而亦可以窺豹一斑
矣

制書

人文百餘卷皆在卷中自魏至唐歷代不一

國朝心法於前代以重錄其出籍長懸禁如古書

御祭周世宗文

順治八年

皇帝謹遣太常寺段國璋致祭於

周世宗曰自古帝王受天明命繼道統而新治統聖

代起先後一揆功德遠被炳如星漢朕誕膺

公著紹纘丕基景慕前徽圖追芳躅明禋大典函夏隆隆
敬遣耑官代將牲帛爰脩殷荐之誠用展儀型之
志伏惟

格歆尙其

鑒享

御祭趙狝殉難文

順治七年十一月初一日

皇帝制曰鞠躬盡瘁人臣盡職之猷表績褒庸朝廷勸
忠之典爾陝西蘭州知州趙狝奉職無愆臨難不
苟身膺民社之寄克彰夙夜之勤當小醜之陸梁

遽捐軀而殉節稽諸常典宜沛馳榮茲贈爾爲陝
西布政司右叅議於戲竝敷紫誥之華永作黃壚
之賁幽靈不昧鉅典式承

御祭趙狝殉難文 康熙元年十一月初一日

皇帝諭祭故蘭州知州今贈陝西布政司右叅議趙狝
之靈曰屬典劇郡重藉綬懷惟爾良臣克勤撫字
狂氛突逞地處兵衝篤於忠貞殉城以歿深可
焉爰賜祭一壇造墳安葬以表英魂九泉不泯

克欽承

祭周世宗女

雍正二年

皇帝遣內閣學士班第致祭於

周世宗之陵曰自古帝王體天立極表正萬邦愷澤遍
於寰區仁風及於奕禩朕丕承大統遙契曩徽茲
於

雍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恭奉

聖祖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功德大成
仁皇帝配享

園邱禮成特遣專官虔申昭告惟異永贊脩和之治益

昭安阜之庥鑒此精誠尙其

欽格

御祭周世宗文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

皇帝遣太常寺卿王潯致祭於

周世宗之陵曰禮崇典祀光俎豆於前徹念切景行荐

馨香於往哲維

周世宗繼天建極撫世誠民豐功燁耀於簡編駿烈昭
垂於宇宙溯典型於在昔凜法監之常存朕以

躬繼登大寶屬膺圖之伊始宜展祀以告虔特

專官祇遵彝典苾芬在列脩三獻之隆儀

靈爽式憑仰千秋之明德尙其

歆格永錫洪禧謹告

御祭周世宗文

乾隆二年七月

皇帝遣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雙喜致祭於

周世宗之陵曰自古帝王憲天出治建極綏猷德澤洽

於萬方軌範昭於百世朕纂承鴻緒景仰前徽茲

於乾隆二年四月十六日恭奉

宗敬天冒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大孝至誠

憲皇帝主配饗

中宋玉

文

文

文

園邱禮成特遣專官虔申昭告惟冀永祐雍熙之盛益

昭安阜之隆庶鑒精誠尚其

永照

歆格 宗之刻曰自古帝王憲天出治

皇帝代御製

學士兼

宋真宗御製駐蹕鄭州詩

大中祥符四年

欵謁已伸祈福意巡方因慰徯來心都畿仰望和

鑿至關輔歡迎駐蹕臨地志周爰風俗美郡民

洽渥恩深國僑遺愛常如在百姓宜思繼德音

政在養民子產能之咨爾多士無忘仰止

宋仁宗授陳堯佐判鄭州詔

朕纂承丕圖又寧區夏務審求賢俾秉國鈞其有
當代天工鬱爲時棟精練可以寧庶績溫裕可以
範羣倫示倚毘于老成期緝熙于庶職朕志先定
物論攸歸載揆良辰告於庶位戶部侍郎上柱國
潁川郡公陳堯佐文惟高古器蘊沉和茂經世之
遠猷藹幹邦之偉望早登薦於公府方外領於輔
州山甫志在于將明陳籙性篤于周密宜正國台

之重足調鼎味之稷淵書殿之榮資膺雲臺之美
號宜封采地並有嘉焉入奉珮諧尤增屬任教簡
易所以肅朝政修名實所以叙時材惟深博所以
奉咨詢惟方重所以鎮浮競擇於中道經以大猷
輔於眇冲賴於哲又於戲中樞之任庶終養成下
以遂萬物之宜上以增三階之耀 師任之重式
副于具瞻股肱之良允爲于國體祇服厥位勿替
乃誠

宋仁宗御製詩賜端明殿學士曾公亮赴鄭州有序

和

元年

華光輟侍爰解於禁嚴東里偃藩式資於慈惠載
懷茂德宜有寵行

儒術明師法才能舉德翰詞林成惜別郡綬是勤
求罷直熬番夜前驅隼建秋國門三舍近無闕貢
嘉猷

明御製祭周世宗文

洪武三年

惟神功施於時德裕後世仰瞻 陵墓必當慎祀
朕有天下首勅所司凡有古先帝王 陵寢常加

修理以附近入戶看守常年祭禮已著成式尙虛
追崇禮有未至故於三年秋特致其嚴神其鑒知
尙饗

明勅封城隍文

洪武二年

皇帝制曰帝王受

天明命行政教於天下必有生聖之瑞受命之符此天示
不言之妙而人見聞所及者也神司淑慝爲天降
祥亦必受天之命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天理
人心其致一也朕君四方雖明智弗類代天理物

之道實繫於裴思應天命此神所鑒而簡在

帝心者君道之大惟典神天有其舉之承事惟謹鄭州
城隍聰明正直聖不可知固有超於高城深池之
表者也世之崇於神者則然神受於天者蓋不可
知也茲以臨御之初與天下更始凡城隍之神皆
新其命聽此城隍神祇攸主宜封曰鑒察司民城
隍靈祐侯靈則隨感而通祐則錫善以福此固神
之德而亦天之命也司於我民鑒於州政享茲祀
典悠久無疆主者施行

明宣宗御製官箴

二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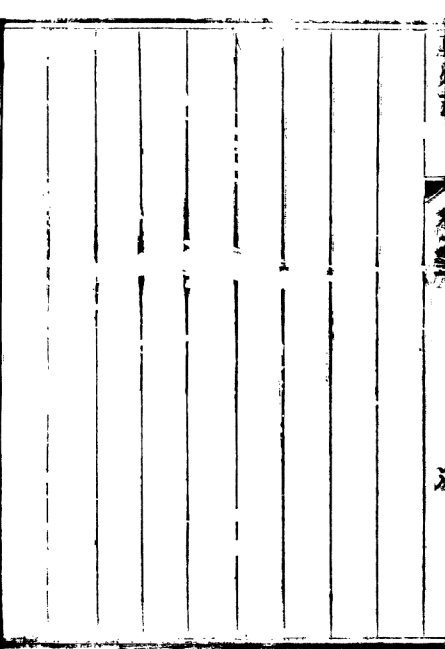
知州箴

環景百里置府以治州亞於府建官次之有臨乎
上有仰乎下凡爾所職承流宣化蚩蚩者氓休戚
在爾心誠求之如保赤子無妨其穡乃衣乃食無
禪其力乃休乃逸興舉學校敬恭神祇獄訟必平
賦稅必時毋縱民屬毋侵時黠惟仁惟清如冰如
玉如繩之直如鑑之明愷悌君子懋永令名

儒學箴

君國子民教之育之有育無教或淪於羹置吏俾
育建學俾教爲教之方本乎師道靜修實踐正學
傳聞成已成物師道用尊爲學之方體仁由義誦
法周孔亦致文藝化民成俗以善其鄉成德達材
以資於邦本注循循用臻實效勗爾師生毋忝學

教



疏

河夫苦累疏

李粹然

巡按御史

奏爲河夫第一苦累屢議終無實着謹摭末議仰

請

睿裁事切惟論治理者首重保民務保民者亟課實
政度緩急審時宜斯可以言爲政矣言必行行必
信斯可以言實政矣若地之見緩而實急民之似
逸而偏勞者則今日之中州也若事之議多而鮮
成情之最苦而無告者則中州之河夫也河夫一

節稽之古制原出僱募合之人情原應僱募今以
派爲募者格於時絀故也其如地剩人稀差煩費
重處處皆然大路尤甚歲有本處之工有協濟之
工有塞決之火工有補葺之小工雖工有停時而
派調殆無寧曰將謂既有工食雖派而卽募詎知
工食不敷雖募而仍派也且開銷每於隔歲官役
多有侵漁卽此不敷之工食尙不得如數依期是
全無募之實而僅存派之名矣在窮民之身役者

未免候農失業在殷實之倩人者不無被勒多端

里下有催提僉解之需擾工所有攬頭夫棍之刁
難輒見逃而復提解而復派一夫之累可以傾家
可以喪命雖內外節經條

奏迄無良法處此臣所謂議多而鮮成情苦而無
告者此也臣自入境之初卽親得河夫之稱苦會
先以堡夫之累

上陳而尙未槩言及此者蓋河夫正奉部故會議
臣力求補救之實未敢空言其苦耳適准總河臣
朱之錫爲河工圖之大數會藁併河夫徵派當更

一揭凡派夫之原委遠近之分析及衝疲之臨期酌減言之已詳無庸復贅又據分巡大梁道臣沈
聖條議六款言多可採如河夫之均派酌調並
稽查定期更替以及修濬內河四款俱臣與河撫
諸臣可以酌妥而徑行之者臣正在區畫期得一
平易而可著之實行行之而立見蘇息非請

旨不敢擅專者則衝途免夫與首地免派之二事也河
工必不可悞則河夫不得不派戕力必不能支則
衝途不得不恤若曰臨期量減仍虛語也若曰加

之僻邑而僻邑亦非不苦恐致比例而呼又將議
改臣愚以爲衝途業有本處之苦累河夫亟應全
免計中州一百八州縣處於大路者如磁州安陽
湯陰淇縣汲縣新鄉滎澤鄭州新鄭禹州襄城葉
縣裕州南陽新野許州臨潁鄆城西平遂平確山
信陽州一帶不過二十餘處在小民減一名便得
一名之實惠在公家少一夫須有一夫之着落若
槩言僱募似難輕議於此時而所減無多應責河
官之募補如其謂僱募之難也則河官各有衙役

河干向有攬頭獨不可照民間鳩工之例以効倩
覓之力乎如其謂工食之少則民爲

朝廷之民官爲

朝廷之官設官以治民分職以治事卽爲民稍任其勞
稍分其苦亦不爲過况官則可以詳議設法而民
則永累莫伸變通之法或亦有人心者所不忍辭
乎若上歲自首地畝雖蒙

恩宥從前止徵見課而民多剝肉醫瘡之苦寧有

三年五年之蓄並徵兩年之額賦於一時良非暴

易如再派河夫等役則地雖有增而民猶是民也
催呼一迫必至逃亡一切差徭悉宜免派養其餘
力固其恒心正所以裕正供耳至於道臣所言踏
勘確核以杜報地之虛懸者臣亦早慮及此先已
嚴檄藩司通察無則取結存案有則另行入

告臣總爲國計民生起見減之民而責之官權也
將見天下大定衝者爲緩勞者成逸又何子來之
弗効也予之業而示之寬暫也將使四方來歸蕃
息漸臻草萊漸闢又何貢賦之弗充民不累而工

不曠斯爲折衷其可舉而事可行斯爲實着愚昧
所及悉以藥之

睿裁

恭報自首疏

李森先

監察御史

奏爲恭報自首地畝事職思清察之典首重欺隱
特嚴豪勢職自入境以來躬兩河廣宜自首免
罪之

皇仁又示以怙終必繩之新例諄切告誡幸有司諸臣
悉能奉行惟謹釐剔弊遺因而次第首報不特僻

處之小民爭先自舉卽久匿之豪右亦各格面向
風刻下魚鱗大冊雖未造完計職親歷處所八府
之中如祥符鄭州等州縣共計四十四處共報過
自首地一千二百九頃零合先題報但此番清察
原在撫臣逐府嚴查之後職今又令各屬於耳目
未經人跡罕及之地再四搜剔故集零星之首數
不及撫臣初報之累累者良以地額有限一搜再
搜一首再首職固不能越幅員而求多又何敢飾
虛數以滋厲惟期尺寸之無漏少佐正供之萬一

是細流亦可成江海之大而於國計民生兩有攸
賴也除將未到州縣容職陸續另報今將祥符等
州縣見報自首地畝先繕簡明總冊呈繳部院外
理合具

題

恭報勸墾疏

李森先

監察御史

奏爲恭報勸墾地畝事竊職清察欺隱一弊職竭
心力而爲之併竭郡邑諸臣之心力而爲之各屬

當再察再首之後隱漏諸奸殆摘發無遺矣職每

於巡省之時目覩荒蕪延亘阡陌凡及村社必呼
其耆老備詢其不墾之由里民泣訴悉云凡有新
墾朝甫行犁夕而入冊槩不能實沾三年以後起
科之

恩更有久棄荒田無主認一經墾熟卽有豪勢認
爲原業夤緣告理官復斷回種種苦累以故危疑
不前甘棄莫墾耳職聞之不勝驚悼多方開諭不
許以開墾作自首當年起科不許以新田歸舊主
徒費代耕所在小民始欣然樂墾爭先恐後矣數

莫州志 卷之十一
月以來凡職身歷之地次第報墾殆無虛日今據
祥符鄭州等州縣共計六十九處共報過新墾地
三千七百六十五頃五十畝零除將未到州縣容
職陸續另報外抑職更有請者惟職一言所及人
心嚮赴如此再得

天語嚴飭前弊將三年以後起科之例

敕下該部通飭恪遵將見喜色相告中州數千里之
膏土不幾年間盡化草萊爲周原矣今將祥符等

州縣見報新墾地畝先繕簡明總冊呈繳部院外

理合具

題

酌派河夫疏

李及秀

監察御史

題爲河夫之徵派當更遠近之地方宜酌仰祈

睿鑒

勅部酌復以均偏累以蘇民困事竊惟河南之大政首在河工臣屢渡黃河士民環馬而泣僉云河夫重累旦夕難支臣初入地方未得要領不敢輕瀆宸聰因行文管河道開封府逐一察明詳覆到臣該

臣看得黃河爲患自古皆然從無一勞永逸之規
而有因時制宜之法立法善則官不能行其私奉
行公則民得以忘其役若不審百姓之筋力不察
地方之遠近不斟酌河工之有無止於循例而行
以勢相督宜其筋力日盡遠近皆勞而河工之患
爲甚酷也臣愚以今日之河工當更議者一當酌
議者二如舊派夫以地四十五頃而今派夫止地
二十二頃五十畝此一欵所當更議者也蓋昔年
荆隆甫塞朱源繼潰每年之間用夫萬計是以派

夫加倍僅坐地二十二頃五十畝今稍稱安瀾河
工有限豈可以河口潰決之日爲例乎此一欵所
當更議者也夫堤岸雖有一定之地方而百姓亦
有一定之筋力今河南額課每年大率五分若河
夫一名每年計用銀五十兩如瀕河州縣或每夫
止坐地四頃或止三頃甚有止地一項有奇是河
工之費十倍於正項矣雜項偶同於正項民猶告
困而反十倍焉民何以支况河患關乎通省原非
一縣之力所可禦若不通長較算惟本縣之民是

責如河道詳稱各府州縣皆地二十二頃五十畝
派夫一名者安所用之乎臣聞近河百姓有棄其
家而逃者矣夫使小民無安土重遷之情此其心
可憫此其勢可虞也臣愚以爲近河地方亟當酌
議每夫一名應坐地若干頃至於逾額則議所以
協濟之而後近河之工可以相繼此其所當酌議
者一也至於南陽一帶去河工數百里離河益遠
則僱覓益難據河道開報各州縣協濟夫數不敢
增減是與附近河工地方一同按畝計夫又豈爲

情理之平乎臣愚以爲遠河地方併當酌議每夫
一名應坐地若干頃須加倍於附近州縣非河有
大工不得輕派而後遠河之地可以相安此其所
當酌議者二也以上三款皆河工不平之數均當
更定以蘇民困臣非不知河道自有專轄臣言之
似爲越俎然通省利害之所關臣目擊旣真敢不
據實入

告如果臣言不謬伏祈

勅部行河督河撫兩臣通長確議

奏撲滅流賊並陳修城爲第一急務疏

明 毛文炳

禮科給事

竊惟中州一塊地蓋南北咽喉天下腹心也自流氛肆毒殺戮焚掠之慘幾無淨土聖天子動南顧之憂遣兵發餉嘗煩宸慮殲渠宥脅屢頒明綸謂宜立奏蕩掃以解兩河之倒懸以紓九重之宵旰乃辦賊者日延一日賊勢亦日盛一日剿與撫之罔効土與流之並起臣愚謂剿撫原是一事不剿未有能撫者也流土雖有異名爲土誰謂其非

流也死賊耽耽窺汴匪朝伊夕今番直逼省會正當秋成所過若掃三農望絕旣而由中牟鄭滎恣意殺擄復進盤於登密嵩雒山中鞏偃邙禹諸處無地不遭蹂躪狂逞則驟雨疾風飽掠則倚山傍險賊亦何不快意而肯來降而不愈橫也哉臣鄉此時望兵如慰饑渴新調王忠等軍氣正銳第嚴明紀律毋令擾民與左良玉陳永福合力速剷剪滅亦自不難若仍玩避卽再增徒糜餉耳是在新理臣之鼓勵調度者也至舞葉遂鎮土賊橫行愈

集愈多鞍馬器械俱備臨近州縣宜各統鄉兵官
兵協力剿散若曰州縣力小而權分朝廷之設守
巡道臣何爲豈行一憲牌便了各道之事亟當親
督所屬合圖撲滅再於援兵中分千人以剿其穴
料必烏驚魚散胆落乞降然後予以自新之路誰
謂盜非吾民哉如解滅不早後悔何及土賊與流
賊合禍不可言也中州之流賊與秦楚之流賊合
禍更不可言也且賊不過擄民以爲兵資糧以爲
食若能固圍收保令其所過無食攻城又不能下

自然招之必降擊之必盡修城原有司第一事况
計典以城守爲殿最又奉有新綸矣查舊按臣土
城改甌一疏有功成不朽者祀縣陳畱等縣也有
旦晚將竣者雕州光山等處也有相度興工者鄭
州鄆城等處也伏望我皇上勅該撫按力爲責成
將竣者期堅且好相度者克底成績實實爲地方
做此一好事萬世猶將賴之紳衿士庶誰無身家
性命誰無父母妻子敢不樂輸而効力耶不然今
日日修城明日日修城吏胥之腹滿赤子之膏盡

浮幣淺挑經風雨而頽圯如故則亦何益於緩急之數哉臣所謂不可徒有其名者此也

民兵可守不可調疏

明

毛文炳

禮科給事

竊惟寇氛未盡民在水火皇上睿慮宸斷勦以禁旅督以輔臣掃蕩在指日間矣惟民兵一事悉以爲各州縣都該練兵都堪調以殺賊且多多益善臣愚以爲談兵易練兵不易地方之可恃在兵地方之可慮亦在兵臣兩次丁艱家居六載流寇入

境乘城防禦者十餘次親見地方之情形如各州

縣民兵晝則禁門盤詰夜則城頭巡邏或給騎快以飛督或遣走卒以密探或與以重賞而爲官兵作鄉導此件件可行也若調各處之鄉兵驅之於鋒鏑則是棄民矣豈以大將統重兵尙不能控其鋒者而湊合鄉愚便能辦賊耶常有每州調若干每縣調若干及到軍前亦不知誰爲主將何爲汎地脚跟未定盡作刀頭之鬼逃歸者百無一二何者官軍善躲賊民兵不知躲賊也官軍疾馬善逃民兵則延頸待刃而已此臣所謂可守而不可調

也至於練之數亦無取於太多也在官之壯士在城之義勇與各鄉村之膂力過人而情愿應募者查其素行稽其居址練心練膽練騎射火器無事則與地方相安有事則人心可依此卽日出餉以養兵亦人情所樂輸者若徵兵太雜無論餉難措手易起脫巾之變且聚一夥無賴棍徒洵洵思亂幸禍始而與居民相角繼而與官長相抗久則意外之變無不做出是未受兵之利先受兵之害也况取數過多安有如許應募之人勢必將派之里

下一經僉報人人鼎沸鷄犬皆驚其皇皇焉惟恐
調遣之情如赴湯火卽伺候操演而饑寒怨望之
苦亦有不忍見聞者此臣所謂貴精而不貴多也
總之地方有一好官以民養兵以兵衛民自相濟
而不相背卽如修練儲備在賢者爲之件件爲地
方之賴事事爲小民之福不肖者爲之滋騷擾而
肥私橐臣不敢謂其必無也

檄

復開水桶檄

開封府鄭州爲額天復興以活萬姓事本年五月二十四日蒙

本府正堂加一級蘇 信牌本年五月二十一日蒙
河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加三級田 憲牌
內康熙三十年五月十七日蒙

巡撫河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河道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加四級閻 批據本司呈詳前事內開

該本司查看得鄭州復開水桶灌溉稻田一案仰

奉 憲檄酌議妥確遵卽行據開封府申據該州

詳稱蓋設立水桶起自萬 年間知州劉光祚因

賈魯河一帶地勢卑窪向成廢地小民素苦賠糧

故築堤設桶教民種稻以資灌溉勒之貞珉使審

土變爲沃壤迄今百姓歌思勿替而開封一郡惟

鄭獨產稻米實由此始不意康熙二十二年因時

值亢旱商人郭時金呈請閉塞而馬家渡一帶居

民遂耕鑿難施止有淹沒之患而無倉箱之慶是

以郭儒林等有復開之請况從前原有額設水桶三十餘處無礙商民今黃河南徙則賈魯河亦爲遷改河西上流一帶久已改種旱田無庸照舊開設外止馬家渡河東下流一帶地勢卑汙土性鹹鹹必藉勺水種稻以完

國課惟夏秋之際用時方開不用隨卽閉塞較之從前用水甚少更非有妨商賈舟楫但馬家渡一帶低窪田土播種稻禾賦稅攸關勢必資水灌溉況開桶不過夏秋之交爲時甚短用水方開不用隨時

開塞分大河一線之流堵小民萬家之產洵屬有
損於民無害於商倘有豪強借名阻撓卽行嚴拿
解究庶水利得興而鄭民獲安畝畝之業等情查
明議覆前來本司查府州詳議甚明且先蒙 憲
臺親臨確勘實係利民濟衆之舉似應議開另行
勒石用垂永久庶商民可免日後爭競而豪強不
致阻撓矣相應轉呈伏候 憲裁批示以便遵行
等情具呈照詳蒙批鄭州河濱一帶田地建桶引
水灌稻世資其利行之久矣前有奸商地棍郭時

金等朦朧具呈一經閉塞而荒廢立見累民賠墊
今既查議明白水桶之開閉有時且用水無多民
商兩無妨碍仰飭照舊開桶灌田止完

國課下資民食倘再有奸商地棍恃強借名阻撓卽行
拿究仍勒石垂後印刷墨刻送驗存案繳等因批
司蒙此擬合就行爲此牌仰該府官吏照牌備蒙
批詳內事理卽便飭令照舊開桶灌田上完

國課下資民食倘再有奸商地棍恃強借名阻撓卽行
拿究仍勒石垂後印刷墨刻二紙賫司以憑呈送

本都院查驗存案施行俱勿違錯未便等因到府蒙
此擬合就行爲此牌仰該州官吏照牌備蒙 憲
牌及批詳內事理即便飭令照舊開桶灌田上完
國課下資民食倘再有奸商地棍恃強借名阻撓卽行
拿究仍勒石垂後印刷墨刻三紙資府以憑轉
司呈送

本都院查驗存案施行俱勿違錯未便速速須至牌
者

議

復開水桶議

何錫爵 州守

議得州屬濱河田地築堤設桶以資灌溉昉自故
明行之已久勒諸貞珉小民世享其利不意康熙

二十一年間時值亢旱商人郭時金呈請閉塞而
馮家渡一帶居民遂罹淹沒之患以致大有難登
賦稅無出是以郭儒林等有請復開之籲業蒙

前撫都院閣 批行 各憲查議親臨確勘有利

於民不病於商勒石遵守鐵案方新而商人余從
生等因朱仙鎮牙行船脚起見織入水桶情由復

家查議夫賈魯河從前原設有水桶三十餘處無
碍商民今黃河南徙賈魯河亦為變遷河西上流
久已淤種旱田止馬家渡河東下流一帶地卑土
薄必藉勺水種稻以資衣食以辦差糧况開水桶
無過夏秋之交為期甚短用時方開不用即閉分
大河一線之流培小民萬家之產民為邦本食為
民天逐末之徒工於壟斷尚多舍此從彼之利而
土著之氓失其耕鑿即有饑寒離散之虞請將賈
魯河一帶向種稻田之處照舊開桶取水以救禾

苗勿許豪強再爲阻撓則鄭民承享粒食之澤歌
恩奕世於不忘矣

酌免紳衿河夫江料議

陳廷謨

附考

乾隆二年二月鄭州知州爲飭行查議事查看得
士爲四民之首一切力役自應循例優免以昭

聖朝優恤之典但豫省逼近黃河募夫辦料在所不免
蓋因夫料自衛身家非若總甲圖差可比而紳衿
每以辦料募夫爲苦累借稱優恤希圖倖免獨不

思

朝廷歲費帑金設官堵禦官爲設法民爲趨事而紳衿
坐享其成非惟獨累窮民迫同難安即使工程緊
急夫料偶遲設有意外冲淹斷無窮民受害而紳
衿獨免之理縱不稍存公心亦當自爲保護是以
鄴州往例凡遇河工募夫辦料無論紳民書役俱
按地畝均辦自乾隆元年奉 文瀆築賈魯河工
程各紳士因奉有舉貢生員槩免襍差之

恩旨遂有求免僱夫之請前經知州查核地畝紳衿十

居六七難以全免詳奉

撫部院批允凡紳衿有

地二項者免其本身出夫一名如有盈餘仍按地
畝計算派撥遵行在案復蒙檄飭令將豫省紳衿
優免向日有無成例可循或做別省貢監各生舉
人進士每名應免地畝若干持平妥議等因仰見
憲臺大公爲懷務期酌議萬全至意當經署州詳
蒙 本府議以河工僱夫進士每名優免地四項
舉貢每名優免地二項生監每名優免地一項吏
員每名優免地五十畝已仕者各照其出身優免
名下地畝不及優免之數者免其承辦如有盈餘

仍照地畝計算僱募如本無地畝而將他人田地
詭計倖免者照律治罪轉詳在案蓋因紳衿例得
蠲免一丁今豫省丁銀派入地畝故議令各除優
免之地再行按地起夫其與紳衿應免本身之丁
本不相悖至於料物產自地畝理宜按照花戶額
地多寡責令里書領銀採買但查小民耕地無多
所收有限而紳衿富戶積料甚廣况持銀買料無
異交易亦非差徭可比並蒙 本府議照舊例擬
論紳衿平民一體收價出賣則紳衿既存優恤小

民不至偏累河工夫料亦無貽悞雖別省貢監各
生舉人進士每名優免地畝無案可稽此亦至平
至允堪可通行遵守奉爲一定之章程矣緣奉飭
議理合詳報

義僕傳

羅情 郡人

守經僕人耳其事可傳也以石介傳
趙延嗣司馬光傳張行婆之例收之

義僕戴守經毛副史文炳之僕人也崇貞十三年
毛公以禮科轉山西太原道攜眷屬并幼子兆夢
之任公素信守經誠實命隨之至甲申春二月闖
賊薄太原毛公偕同官拒守遂遇害妻趙妾李俱
投井死兆夢年甫十一哭泣井上一時天傾地覆
呼吸人鬼倉卒間哀懼交迫守經引兆夢手仰天

勸哭曰主人拒賊死兩夫人投井死惟有少主人
陷賊中命懸一綫存孤重則殉主輕於是急負兆
夢逃鋒鏑度不能出竟以情白賊目賊亦義之衛
而出之營遂負兆夢間關千里歸家人始知副使
與夫人及李妾之死而兆夢之一脉僅存則守經
萬死一生之力也及我

朝定鼎余隨先嚴赴州城遇於塗先嚴執其手問之守
經備述前事無異昔所聞者先嚴爲之流涕余從

旁觀義僕極儒雅心竊義之今奉檄修郡志州守

何公屬之廣文徐先生忠孝節義各爲傳如銀臺
魏公副使毛公皆藉筆光耀史冊而其傳毛公也
僅及守經姓名余懼義僕之事湮沒不彰也爲卽
所聞次其本末以見銀鹿中亦有程嬰杵臼其人
者他如安塞令張公抱之僕張趙遇賊逼要盟而
首之抱閤家賴以保全益陽令李公門入之僕閻
秦遭吳逆之變收門入骸骨扶襯歸里皆繼守經
而起者乎若守經可以風矣

明栢臺馮公傳

鄒麗中 州守

余性嗜書樂觀前賢軼事一切賦頌碑銘詩辭誄
贊悉寓目焉嘗讀諸邑誌知其俗稱淳厚吏多循
良班班可考而載明令馮公政績獨詳公中州東
里人諱廣字涵宇由甲科任諸城縣尹其右文則
捐俸買地以式廓黌宮開東武書院遊其門者雲
集最著者邱懋實樞李國賢傑王伯安守仁諸名
公皆肖像刻石以存甘棠遺愛楊椒山先生繼公
後爲之題辭曰學衍濂洛政匹魯黃其講武則剗
置大小營立將臺旗鼓時練兵結陣以防海寇又

置漏澤園城南北二處以惠枯骨暇則親製藥餌
以療民病其政莫不勝述余意其人必學優而仕
者耶必移孝作忠者耶必友愛于家而後慈祥及
百姓者耶獨恨不能至其八里並詢其居恒家脩當
有素異於衆者丁未膺一特簡爲鄭州牧欣然曰
余得聞馮公之顛末矣甫停驂公事之暇卽詢其
子孫有名會雲者弱冠遊泮丙午卽以五經荐而
未遇是馮公之遺澤於今丁未艾也於是復徵鄭志
乃知公天性孝友值父喪衣不解帶藥必親嘗執

父喪居廬三年不履城市中葬祭一遵文公家禮嘗
待母側出入必告事兄如弟友愛周至通經史善
古文詞十七補弟子員十九食餼試輒冠軍成化
乙酉舉賢書壬辰登會試廷試二甲通籍余躍然
起曰此所謂學優而仕者自也此所謂移孝作忠者
也此所謂友愛於家而後後慈祥及於百姓者也會
雲復出桐城縣乘遺予知公之治諸城乃再任其
初任則桐城也興學校開溝渠公暇著五倫要則

人和上官嘉其廉能謂有理煩治劇之才始調補
諸邑隨欽取監察御史未任以丁艱去嗚呼公去
桐而桐人思去諸人感兩地同心而攀轅卧
轍飲食必祝者豈有旣乎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
行止桐諸兩邑之民祀公於各宦東里一郡之衆
卽祀公於鄉賢古之人云沒而可祭於社者公
其不愧余故述其軼事而樂爲之傳

魯陽毛公傳

冉覲祖

魯陽毛公諱九瑞字介祉開封鄭州人居近賈魯

所開河故以爲號賦質英敏就傳受書倍羣兒年
十二父贈文林公見背同伯父中部令羽仙公居
一稟伯教不敢廢業母趙太孺人復課讀杼軸旁
燈火熒熒每至夜分不寐故所學早成文望日起
初應童子試府遺其名或代爲請托不屑就也再
試迺入庠遂捷丁酉秋闈已亥成進士觀大理寺

政旋里益研精於詩古才辭澹泊自甘不爲治生

計事母趙太孺人承顏順志不僅侈甘旨之供與

兒羽豐公學問切劘友恭父主家門內雍雍如也

盤根錯節古人所以自効也吾何畏焉叱馭以赴
周詢疾苦求所以爲富教方民生日裕獷俗漸馴
俄以太孺人艱解組歸民之攀轅者踵相屬也居
喪葬祭如禮哀瘠幾不勝衣洎服闋補江右德興
值耿逆煽亂公慷慨仗大義矢滅此朝食之志逆
黨張存者陰致書以高爵啗公公忿然曰是何草
竊餘孽敢以狂悖之辭蠱吾忠貞之行哉首其書
於幕府因達

屠寬蒙褒嘉准事平以主政用賊勢益猖獗公練鄉勇
爲戰守備躬自督陣挫賊鋒而城內諸弁潛與賊
通突入公署劫帑奪印脅公以刃迫之降公怒罵
不屈士民素戴公環衛不少退且曰必全我賢令
不然衆以死殉賊迺釋刃士民奉公以出公奔投
幕府陳其狀請兵恢復疆宇願身列顏行以冒矢
石報

國恩制閫者義之核寔再爲奏請謂逆弁黨衆交証文
官勢孤莫援其忠可嘉其罪可原於是得軍前

用之命勤勞王事積瘁成疴會鄱陽缺令以公
授抵鄱未蒞事而遽卒及事平賞功之典生者被
焉而公歿不與善作者不必善成朝野惜之所著
詩古文集燬於德興署中僅存甫田草出入三唐
軍前諸作尤有風雅遺意子正奇正國學醇謹保
家奇壬午舉於鄉奇子汝說舉己知先其父一科
公生平志事未竟者繼述有人矣

弓門二節婦傳

毛汝誥

郡人

二節婦皆鄭庠生弓開之子婦開之二子長瑞爲
博士弟子娶李氏次珍娶靳氏明季避亂河朔兄
弟相繼歿二婦以死誓李氏年十九有遺腹靳氏
年十七無子卽相約曰倘生子共撫之後李果生
子兩人喜曰弓氏有嗣矣舅姑以其家貧無所養
遣之曰不幸子皆歿各聽爾所適兩人泣辭曰吾

董不以孀婦累舅姑也其父母慮其少而勸之嫁

則皆不復歸其家時貧甚李氏質弱不克任勞事

新氏日家無男子我當治其外嫂持門內撫幼子

薄也於是李專紡績或刺綉爲糊口之資新則執

繅布作貿易間以農事力作于田間其間饑饉時

至苦辛萬狀有男子守成業不克度日者兩人皆

拮据以免於難且撫其子以成立而舅姑亦賴以

終老當其舅姑相繼卒親族皆其資稍助之喪資

兩人以孀婦力全其大事及子長兩人爲之謀婚

娶生四孫漸成家然家故貧時有日用不給者兩
人皆安之至既老不復能操作嚴冬霜雪幾不舉
火兩人並坐終日毫不以饑寒介意亡何兩人垂
老子早亡止餘幼孫送其終識者嘆其苦節而傷
其遇焉然今弓某之嗣不絕者皆兩婦人之力也
贊曰婦人之義從一而終古信有之矣願世有富
貴之家豐亨逸豫而夫死不克守其嗣者兩人乃
於困苦艱難中全其節終其事畢生無怨色豈不
足風耶且二節並出於一門異哉

墓生母傳

毛汝說 郡人

墓生母姓陳氏鄭州木馬村人郭生光妻也年二十餘生光死子一女一皆冲幼後又有夫遺腹子名墓生時因謂之墓生母夫死時姑年幾八十陳事之最孝夫有二妹皆不良勸母嫁嫂欲各分其子母聽其言促之嫁陳氏堅不從逼於姑無策見毛太孺人趙哭訴之時其妹家皆爲毛佃戶太孺人招其姑痛讓之欲自主政公各懲其壻姑乃止後事姑愈孝家貧無貲產拾薪備力爲日用之計

鄉里於其服勤或間有所償則上以供其姑次以
養其子而自甘茹荼不稍怨太孺人憐其貧而有
守也亦時時給之聞其屋敝不克蔽風日特爲築
一室曰是節孝之婦士大夫家罕有及之者豈可
視其窮困至斯而莫之恤耶其姑卒陳氏則以其
女字於人出其聘金葬其姑卒能長養其二子成
其家年六十餘以壽終初生光死陳氏送其葬俗
以夫死送葬不利於改適時有宋姬某氏者嘗三
嫁數沮之且甚異其年少不知自愛也陳若弗聞

也者而過之衆皆笑宋姬而嘆服陳氏焉其後陳氏歿墓生兄玉連死墓生之妻某氏者鞠其兄之子又甚賢君子以爲墓生母宜有是婦也

贊曰墓生母其夫僱工傭力之徒耳而節孝如此古云賢才之生不擇地信然哉或且以其有子有女無足異嗚呼人亦考其心察其行其真乃可見有如夫死不克終其節豈盡無子無女哉且卽

身不嫁而恣睢怨尤上不養其姑下不撫其子其

親墓生母賢否何如耶

前州守何公傳

載八旗通志循吏

李 紱

何錫爵字晉侯號澹園漢軍正黃旗人原籍信陽遷居廣寧髫齡穎異尤敦孝友初隨父天佑判荊州府兩攝縣事多所勦助父卒於官有應取耗羨七百餘金郡守命吏致之錫爵却之曰先父居官廉直吾不敢負且新令遠來貧乏恐累百姓故留爲若助耳郡守嘆服康熙十八年由太學生選授陝西寶雞縣知縣是時

王師駐札城外差務殷繁錫爵年甫弱冠內撫百姓外

應軍需兵民相安著有聲績旋丁母憂離任服闋
補雲南定邊縣知縣攝定遠縣路南州事催科不
擾摘奸如神吏畏民服稱爲包何二十九年卓薦
陞河南鄭州知州鄭當孔道素稱難治錫爵下車
後杜苞苴雪沉獄除苛政興水利崇重學校減免
田糧在任五載時和年豐庶臣廉得其實卓異爲
河南第一陞南陽同知等攝府事先是秦省飢民
有來就食者幾千人屬官以疫癘爲憂錫爵諭之
曰秦豫莫非王土子民不可岐視因分部安輯首

倡捐賑逾年始爲資送回籍全活甚衆康熙三十
七年陝西平涼府缺出

廷舉賢良錫爵名在首列卽奉

諭旨擢用既抵任見兵燹之後一望荒蕪民不堪命慨
然捐給老幼粟布加意撫綏至今猶家祝焉後丁
母憂起補雲南順寧府知府未及抵任而卒比櫬
旋都道經鄭州士民携牲醴迎祭者不絕於路哭
聲振林谷扶送五十餘里復立專祠於州之西郭
顏其額曰遺愛同流云

前州守張公傳

何源洙 署守

張鏐字子遠號靜齋江西南康太守諱象文公子
初任陝西華州司馬誕生公公幼穎異倜儻非常
長寄籍商南補博士弟子員且食餼康熙丁卯以
選拔入監考授正黃旂教習任滿選廣西崇善令
廉敏有幹材善因俗宜民卓異陞鄭州牧州地北
濱黃河地最窪下每秋雨連綿田禾盡沒公甫下
車卽訪民間疾苦捐修堤壩以禦水患藪澤遂成
沃壤鄭舊以里長收租賦役煩重逋逃者以千數

公廉得其實革去里長改行滾單百姓安堵有
暮之歌越明年政通人和設義學延名師課士刊
論文八則俾知所遵循沐其教者率成名士于大
鷗梁弼曹霖相繼獲雋洩鄭十餘載崇節義獎良
善恭謙守法不名一錢雍正元年來通砦黃河橫
溢廬舍漂沒公決南北故堤洩水勢以救民於此
罷官而卒州民感泣誌其遺愛繼配宜人曹氏浙
海仁和籍康熙甲戌進士順天大典令諱彥棧公
女賦性淑慎嫻習姆訓誦詩書通古文大義年二

卷之十
三十
十五適公甫三歲生子一週公卒氏矢柝舟之志
艱苦備嘗撫三子如已出畫拔九熊媿美歐柳生
子準登乾隆丁卯河南賢書鄉人稱公愛民養士
之報而服氏以慈兼巖之功云

節孝李玉氏傳

何光祖

郡人

節孝王氏者儒士李振業妻縣丞永寧母舉人敬
勤祖母也幼溫淑端儀度十七于歸六載夫亡
背遺孤歲未週既無伯叔終鮮兄弟舅姑其倫

任家事姻婭且以爲難支木亡人獨能集其茹荼

孝事舅姑者垂四十年當舅疾病氏求神問醫百
方罔效默禱天地願以身代割股調羹飲之舅姑
俱莫知也愈後始稍稍聞二老嘆息流涕親戚問
故具道所以舅姑歿盡哀盡禮經營殯葬持家訓
子寬嚴並濟小姑適劉體震儒門貧薄氏周卹餽
遺不絕且出貲爲置田畝劉賴以成立氏素性仁
慈子亦能曲體母志州地瘠民貧疾病艱於藥餌
氏命子傾貲購方施藥療疾數百里內愈者甚衆
鄉黨貧乏悉周之遠近咸稱善人乾隆三年州守

張上其事撫憲尹 題准建坊旌表給准蜀懿型
匾額六年郡守朱並給匾旌其子積德昌後子雖
一夔獨立然蓀枝競秀長孫敬勤登丁卯鄉薦氏
年六十有六福澤正未有艾云

貞節張氏傳

曹汝峩 郡人

從來死節易守節難而側室之守節存孤爲尤難
蓋其人微其位卑抑且素不觀詩書未曉大義故
見於經傳者百不得一若吾郡之張氏其貞節有
足誌者氏爲郡文學羅百史之側室孝廉羅憲澤

之慈母也憲澤甫生母劉氏遽歿父命張氏乳哺之恩勤鞠育情同已出越五載其父又捐館張氏時年二十有三躅踊哭泣喪葬盡禮內外嚴肅撫其子尤加謹焉憲澤生而穎異甫七歲命就外傳氏勤紡績以佐膏火視晝荻丸熊後先一轍憲澤恪遵慈母之教奮志詩書年二十補郡博士弟子員甲午中副車甲辰登賢書人咸稱氏教育之功憲澤事之如生母終始如一氏於雍正九年卒憲澤爲請於官以慈母例守制服斬衰三年宗族鄉

黨稱其至孝嗚呼母賢子孝其人其事俱足千古也已峩不揣鄙陋序次原委俾世知人無卑微期於自立以闡中之小星固有存遺孤矢柏舟曉然大義如此者亦可以維風振俗矣

慈利令曹君傳

何源洙 署守

曹汝峩字云峯號眉岩明御史諱來旬公元孫林縣教諭諱承式公會孫也幼穎悟讀書卽曉大義性至孝家貧不能舉火而奉養未嘗有缺年二十有八補郡弟子員旋食餼康熙癸巳登鄉薦好施

子有擔嘗遇公事直言不避郡人服其坦白雍正
己酉分校山東甄拔悉鄒魯名士翰林編修路斯
道刑部郎中劉學祖陝西甘泉令馮士鑄其最著
者他房如毛良驥張作謀鄧鍾敘卷亦皆其所薦
剋乾隆庚申授湖南慈利令縣環山民不知耕坡
嶺多曠土公教民開墾擴地千頃山洞有雄黃礦
民莫敢採嘆曰此慈利萬世之利也詳請上憲聽
民鑿取邑自明季學校廢弛公創修臥碑亭設義
學延名師培養士氣文風由是日盛辛酉鄉試向

運閭以選拔獲雋其明驗也初百姓猶苦其煩終
樂其利比之召杜任六年鐵廠官潭陋規悉行
禁革創修育嬰及普濟堂鰥寡孤獨咸得其所去
任之日士民携牛酒相送建祠立碑以誌遺愛家
居淡泊自甘曰惟課讀子孫云

五言四韻詩記

至和元年九月巳酉

朱

曾公亮

上作詩五言一章四韻賜端明殿學士曾公亮知
鄭州寵其行也臣公亮拜首稽首以受寶於其家
越明年十月辛卯乃發石摹刻立於州廨之別廳
庶幾與三辰並昭揭諸無窮於是自奏其語以記
日臣聞昔者舜用庶尹之諧作歌以勅天命究於
元首股肱相成之叙其臣有夔臯陶者實對颺之
事載於書爲萬代法迄後帝王沿襲彌文矢賦寓

興各繫其一時之澤而其臣亦莫不推明贊宣傳
之天下耳目其傳至今而有虞氏之美獨爲稱首
恭惟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天
縱元聖包仁貫義然猶兢兢疊疊退託未寤師古
用衆日考大中故言動所造必極於教化之端而
華夏臣民翕然知納於法律今詩之作也所以褒
眷侍學之臣而寵其出宿因明藩屏之寄職儀之
數而慰其長人卒告諸論思可否不以內外爲間
而救其自効蓋天子尙文隆儒勤政樂諫四者天

下之急務而一章之中微指具焉固已超漢軼唐
而獨配於有虞氏之美然其不佞之臣曾亡以髮
髡近世諸儒况敢追夔皋陶等而能望清光稱盛
德哉竊惟自念待罪勸講十有三年始以外朝佩
服出入殿闕而淺尋恩渥遂厠掖垣禁林法從之
列遽疾淹阻通曠朝請厯殘甫起乞州自便豈意
要關之日重集非常之榮熏心汗顏夙夜震惕願
雖身爲犧牲尙何足以報薦一也上方益探六經
之術詳而措諸事事之幾其巨細先後要皆可燕

子孫法萬世而大繼有虞氏之烈也臣敢貪自蓋
其不佞而獨私聖文不率布於天下使民或闕其
傳以累大史則又重於素飡而冒褒寵之罪也故
托於此畢其愚忠云

欽奉堂記

宋祖無擇

有宋大中祥符四年真宗皇帝御宇之十五載也
四表面內萬方砥厲年穀屢登瑞物山委昆蟲草
木罔不楙遂徇東山之勸請既告成於岱宗因西

止之望事乃展禮於郊止皆詣闕抗章者五帝不

得已而俞之及齊輅啓行再宿而次於鄭子乘萬
騎溢郭填郭後后之民共承相慶歡聲和氣雷動
浮雲千里之途壺漿襍遯亦旣瘞玉翁受蕃釐駕
言還京復茲駐蹕賜醕一日就見百年曠代之儀
靡不畢講於是周覽原隰俯詢風俗爰摘脣藻發
爲聲詩永懷先賢申戒有位聖人之作豈徒然哉
爛若三辰之遞明鏗若八音之合奏昔漢武帝橫
著辭典方之我朝彼多慚德邇臣建議願刊翠琰
以示方來石取諸他山成之不日刻畫稜婉勢含

飛動垂之千載其不朽矣先是立於便廳之南雖
覆以亭而制甚陋歷年滋久風雨不庇無擇蒙恩
補外來長鄭人下車十旬始謀遷置得地於黃堂
之背度材面勢作爲新堂巋然其崇穹然其深軒
窓門闔一皆取稱且榜之曰欽奉鰲螭下土如珪
斯植其亦庶乎遵帝王之制聳郡國之觀也夫臣
之事君貴於不黷愚者之慮不在茲乎謹用真書
識其歲月云爾

事固有若甚迂可緩而實切於化首繫於世勸之
大者得其人則舉非其人則缺故爲政必知所先
務而後治勤蔚然可觀新安洪侯寬治鄭州六年
矣其始也諸務未遑而獨先葺子產廟以漸葺鄭
州學及孔子廟建正德敷教二堂及困館於學刻
大學要略諸書以便教與學者既又礱石於學題
科目之士之名以風鄭人而提學按察副使臨海
陳公選謂不可無記於是洪侯抵書京師以屬於
走洪侯之爲政亦可謂知所先務者哉夫學校治

化之首科目之士學校之所自出者也凡今小大
之臣彙列中外以仰輔累聖而建成隆古熙洽之
治者率皆重科目以進則題其名以示勸固典之
不可缺者與鄭河南巨州也南北要衝轄四縣提
封數百里風土長厚魁人碩士徃徃出乎其間國
朝更化以來科不乏才若翰林編修邢公恭都御
史王公彰其最顯者顧其流風餘烈後生小子漸
以無聞蓋斯名一題而後教者慕前人之高足學
者撫先達之遺芳皆有所興起而不敢懈以肆其

切於化首而繫於世勸之大何如哉昔子產相鄭不毀鄉校有遺愛孔子稱之洪侯之爲政蓋於是乎知所先務矣彼所謂能吏者汲汲乎簿書期會之間其不以是舉爲甚迂可緩者鮮哉洪侯以禮經舉於鄉筮仕知揚州適峒獠作亂之後招徠賑卹有聲湖南踰二載以憂去服闋改鄭州其善政尤多而其大者則省運邊芻及荆藩府開漕河雇役之費以千萬計催科救荒緩急得宜部使者下其法於諸郡縣諸郡縣有訟多請於上司就決於

莫州示
卷之一
聖
侯一州晏然相安於無事境內牛馬率多雙產而
坊民有育蠶開簇環結成衣宛若天造者巡撫都
御史江浦張公瑄暨巡按御史再相與薦諸朝被
旌異之典而將來政之所底未艾也走與侯同郡
人喜侯之政有序也故記其題名之石而并著其
治勸使觀者有以見學校之本政源化如此云

鄭州儒學碑記

明
劉定之

余奉使至鄭詣其學宮進拜禮殿退坐講堂與其
官僚師生踟躕周覽至於終朝見其室稍敞矣其

地鹵故其墻壁下潤勢有將壓者泮池階級之甃
有缺而未補者其州俞君憫然若以已任而未言
也明日造余言曰靖之至此州也始踰年以民政
之殷也朝勉夕惕未之有暇而於修學固不敢以
爲緩其材斲之需程役之督已訂於二屬或有定
論將揆日以圖之矣幸君子之至於斯也敢請記
余嘉君之知所務也爲之記曰爲治者之於人材
必聚而教之又追崇古之賢聖可以爲其師者使
祀之蓋以爲不聚則散而獨學必至於怠荒無所

祀則希仰之心弛焉此士之常情昔伊尹獨耕於
畝畝而誦詩讀書以樂其道顏淵獨居於陋巷而
不違仁未嘗與其輩衆處有莘東魯之泮宮也然
人不能生皆伊顏欲使其學爲伊顏則當庠序以
聚之矣舜常若見堯於美墻孔子時復見周公於
寤寐其希仰之篤不待設像設位以警心目也士
之慕聖賢豈皆若舜孔哉故使其學舜孔之篤於
希仰則當廟廡以祀其所師者矣人才之成所以
未有舍聖賢廟廡之祀舍師生庠序之聚而能有

成者也乃若鄭之爲地自古及今人才所出而所以成之可不盡其道乎何也周之東遷依鄭非鄭則王迷愈替矣晉之主夏盟也汲汲於得鄭非鄭霸圖弗振矣穎考叔之事母可謂孝子產之事君可謂忠夫王霸上所幹之大運也忠孝下所守之大閑也鄭之前哲有與存焉洎於後世史不乏書而至我朝有都憲著節者有翰苑發聞者有魁名顯仕者其他內外敷未易悉數謂鄭有人才不其然乎今俞君思所以盡其成之道而修學是務

將見英俊繼起而民以之化俗以之美收功效於
當時而垂聲光於後世也可必矣豈不善哉乃遂
記之使落成而刻焉

義翰學田記

明 黃 慶

余方有知時侍先嚴於宦邸目擊桑門葦朔梵宇
莊嚴佛事甚驚駭稟諸先嚴曰彼營是奚爲先嚴
言以報若本余復請曰吾儒獨無本未聞報之有
若是者先嚴愕然曰待汝倡也余旣冠曳藍皂於
州庠故紙鑽五六祀惟一義字認頗真凡事爲無

涉於是者不敢須臾處迨接壬午鳳翅筮仕令蘇
之常熟因懷向之失學寡傳授乃罄俸徧訪儒碩
走幣四方求五經四書義各一部共若干篇發鄭
庠中復鑄銅爵二十朱紅筐箱九供孔廟中祭儀
及掛冠歸思效前釋之報本慮身後如或墜非常
久計越明年買鄭乾隅附郭良田一百八十二畝
送諸學爲義田計收穫歲供吾夫子誕辰儀並修
葺事餘則科貢婚喪各量周之稟諸州守郭侯欣
然曰盛舉也許蓋義倉三楹於育德倉之兌方二

斗級以伺守之歲輪一生提督收歛仍慮日遠豪
右恐或兼井乃悉其地之至界畝畝以付鉄筆庶
克慎終始如一日非納交於鄉黨朋友也將以招
繼是而興者以大其事也若夫侵匿弗入公廩者
非端士吾夫子在天之靈昭報信弗爽已今將地
之疆至支用則數具后煩吾同門友共世守之希
勿替

賈魯河水利記

明陰化陽郡人

善治水者不襲拘攣之夙議惟持域外之大觀而

自有碩謀遠見以經營區畫於其間卒能轉禍爲福易危爲安而國計民生胥有賴焉此通變宜民經久之至計非區區挾私智而利隄防者所可幾也吾鄭劉父母有之鄭城北四十里有水來自滎陽蓋合索須京三水以成其流至雙橋村始大父老傳元臣賈魯所開因名焉下流如許家屯歷諸村至姚店堤一帶洋洋然向板橋過朱仙正陽以達於淮而水有所歸矣願板橋以下河身濶大無泛濫之患有舟楫之利自白沙而上沙積地高一

遇水發漂屋沒禾百姓全無可耕之地豈捄災息
患之長策乎瀛海劉父母諱光祚捧檄而牧甫下
車卽問民利病百姓有以河患爲言者公視民溺
猶已溺惻然動念及漉政暇親臨其地四顧良久
曼衍相屬平原廣野可以正經畧而興水利公申
文按院金蒙批准開水利三月至八月灌田九月
至二月行商奉文下令授以蓄洩之法令民乘便
穿渠量田之多寡而均其用因地之遠近而酌其
期果得稻田十餘頃是不惟開渠灌溉而收無窮

之利且也分析支派而殺滔天之勢所以挽其滔
溺而予以樂利者公功抑何溥大也古不有神禹
乎決九川以距海濬畎澮以距川凡以恤災捍患
無不爲民盡力耳禹之明德遠矣公德澤不可與
共垂不朽哉生員董獻策等沐公之恩勒石以垂
永世令子若孫守而勿替也來問記于余余勉蕪
詞以記其盛是爲記

流土紀

張 樾 郡人

流寇起自秦中蔓延于晉由晉而懷而衛始渡河

而南時崇貞六年十一月初六日也閱二年破汜
水破滎陽我鄭無恙嗣是賊勢猖獗屢經鄭地兩
逼城下鄭岌岌乎不克保守土者募鄉勇約義兵
夫義兵者大都皆紳衿子弟民間丁男以青衿之
智勇者統之名曰義總分守四城偕作同仇竊意
此一着可幸無虞也不料賊勢益熾寇我門庭者
又數數矣鄭之岌岌乎不克保者如故或曰不保
土垣非以固吾圉也時州守魯公諱世任者謀諸
紳衿父老因其土而砌之以磚庶民子來不日告

成登埤遠眺僉曰金城湯池賊其柰何延至崇貞十五年四月內闖逆李自成糾合大衆約數百萬

圍汴梁於五月初四日寇鄭州彼時城中居民聞賊勢莫支或渡河北或移砦梁其守望而未去者僅十之三四耳賊抵城下東城守閘者開門揖盜鄭於是爲賊所屠騷馬虜壯丁掠財物民房官舍盡焚焦土且擧我男婦毀我城垣稍不用命者立殺之百餘人險不兩日而拆如平地天禍我鄭抑何慘而烈也先是賊至時魯公巡北城一聞

城破公曰封疆已失何以生爲拔刀自刎欲以死
殉適有無知者數十輩但感魯公之仁不知戚魯
公之義奪刀擲地竟擁之而去抵黃河登舟魯公
曰大河一躍吾事畢矣遂投諸急流中數十輩力
爲救援魯公又不獲死因寄居原武縣適難婦渡
河者百餘口魯公置一公所推食食之抵晚則封
鎖甚嚴每夜親視數次恐爲強暴所污隨榜示各
處查有至戚可託者准其收領務使安插得所仁
人用心一至於此繼聞河南難民艱於渡河翻然

曰天不死我殆欲使我救此一方百姓也旋移至河南花園砦凡難民渡河船戶有指索者治以法伊時土賊蜂起號曰擁子倚山傍谷伺流賊稍退擁至城中舉火掘地凡所秘藏百計搜尋他如家秋器皿等項掠去一空魯公招集力士痛懲此輩或擒獲或告發立刻處死我鄭殘黎得偷生一時者皆魯公之賜也越明年聞賊自南而北大河一帶連營百里魯公復渡河北爲守河計一日赴武陟兵營借大砲備不虞是夜有賊船數隻潛渡河

北遇魯公於途執而繫之舟魯公挺身不屈賊曰
 清廉未守命亦被吾擒耳甚憐之欲留用帳下魯
 參留城破之日已誓一死苟活年餘者只是爲這
 幾個窮百姓耳事已至此死復何憾賊殺而投諸
 河墜平瀟星既隕災星踵至營頭之禍從此起矣
 哨聚萑苻各霸一方環我鄭而互相雄長者數十
 家或稱副將或稱遊擊或稱參將或稱都司或稱
 守備五營四哨旌旗號令一倣總鎮行事其人大
 抵皆奴隸棍徒絕無禮體不耕不織惟事劫殺見

時我鄭百姓大半尙在河北雖流離困苦父母妻子猶可保全忽聞闖賊自陝西渡河河以北大爲震動又值叛兵翻山鶴白山西東下沿途劫掠我

鄭百姓不揣時勢不尋樂土只爲故鄉念重半渡河南及抵家城以內敗壁頽垣滿目蒿蓬淒涼萬狀無可棲止不得已而散居各砦遂盡入虎口矣或奪其妻或擄其女或劫其財稍不如意或弔打或炮烙甚至剝肉斷筋肢磔分尸覆宗絕祀者不可勝紀間有貴家大族計無復之有事以金帛者

不得免有從其要盟者不得免有奴坐於上主歌
於下百般奉承徼得其歡心者亦卒不得免更有
一種窮賊身無完衣腹無半粒蓬頭垢面一如鬼
健城中鄉下但有樓臺可恃者卽盤據其上遠望
四野凡有行人要而殺之炊骨吸髓無所不至民
之若居者裹足自危蹙蹙靡騁且家無升合外無
市廛吞樹皮咽草子如籠鳥涸魚奄奄待斃嗟嗟
向使魯公不死我鄭百姓豈遂至此極哉幸我

孫王渡河收服羣雄月賊之家丁卒役盡令從征大
兵一過天清地寧夜不閉戶者數年毛詩云武王
克商會朝清明者不過是也至於今室家保聚耕
田鑿井我

朝掃蕩之恩實莫大焉欲報罔極惟祝曰

萬壽無疆而已是爲紀

重修城池橋梁記

明
陰化陽 郡人

余聞天以奠安一世之任寄之天子轉而寄之牧
伯爲牧伯者惟是曲爲體國經野俾萬姓寧其幹

止而利有攸往則何負於民又何負於天乃知敬
天者勤民之本而勤勞安民者正所以欽崇天命
也若郡侯張父母之重修城池橋梁非所以敬天
者而勤民乎夫鄭自周先王賜履武公肇基虢郟
之間延及於簡定而百雉雄堞金湯不帝子產用
是登陴授兵不氓其社稷公以名司理捧天子之
麟符南來聽政見城堞歲久漸頽防寇何恃則慨
然曰我不能爲民體國經乎其無乃隕越天命

唐裴華符者近且勸薄城闕陴何以登而兵何

授矢乎遙睇北辰所以安堵萬民者敢不體天意
以料理乎况聖旨嚴諭倍宜謹凜公以城門牌額
托余勸搆余遂爲之題其門額東曰東望奎纏西
曰西祝華封南曰仰觀天府至於北則因其大顏
咫尺又題曰北望天樞而近門之橋亦名曰望斗
橋公欣然首肯遂自捐水俸次第爲修葺計酌城
池之丈尺而築垣浚濠不靳餘力余何敢妄附黨
正族師如周禮率衆讀法之制惟約士紳輩輸貲
助材共成義舉其間間有鄙吝撓法者果顏甲不

一聽之月旦之評是役也以一時之勤勞而定萬
世之利賴非公何以倡義哉而濟人之橋余又相
勸弓封君佐周尹庠生見武劉鄉耆鳳善舍四家
出錢數十緡大木數十株規模煥然堪補天塹昔
子產秉輿施濟濟之幾何孰若今蕩平政體廣濟
無疆問境內徒行輿行有復病涉者無有哉士民
閱城池者歌曰慎厥麗兮保障在斯崇功如堞深
濶若池渡橋梁者歌曰擊楫長才闢此周行推心

濟世以撫萬方公既爲天以安民不待考工記

天工永亮異日展金城萬里之雄略與北門鎖鑰
比烈豈不自今日者爲之階余爲之記其歲月因

撰古體詩附之左俾讀其詩知公之大德當與貞

珉共垂不朽矣公北直隸隆平縣人辛酉科鄉進

士諱一鶚超伯其別號云詩曰福星一路映河陽

帶得光風到鄭疆扶正抑邪德愈昌齊驅卓魯與

龔黃代天理物號循良相度輿圖若職方土會土

均計算長去天尺五鞏金湯蕩平王道關康莊聚

衆鳩工築石梁勢抱長虹海若藏水濱普渡比慈

航人和地利應天章龍壽雙星瑞氣揚五福從今
迪吉康多生人瑞鎮中央水源木本仰清郎功峻
嵩峰與太行德澤流行不可量流同河洛共汪洋
口碑載道祝貞祥橋梓芝蘭接世芳趙地遙瞻君
子鄉鄭封萬古植甘棠

關帝廟重修殿宇記

明 陰化陽

且吉凶成敗之數人不能必之於天而聖賢仁義
之真心貫徹於天下後世者乃天理之常存而人
數之所不能限也按 關帝世系起自關龍逢

良之脉家傳已久幼喜讀春秋左傳夫春秋者天
道也翼奉傳指甲爲仁春也人鍾之爲元氣指庚
爲義秋也人鍾之爲正氣元氣正氣相生相成詎
可分之爲二春秋書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故曰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宣尼以素王褒貶之筆而代
天子命討之柄所以撐持世運而享祀萬禩者其
道最得力於此書帝旣以春秋爲衣鉢而依劉輔
漢之心豈非宣尼尊周黜霸之旨以故與張桓侯
共事昭烈帝情如兄弟而體重君臣憤曹瞞竊窺

神器敢以弱主孤單而與之躑躅當其敗於徐州
寧忍一時之辱而未嘗有忌漢之心比勝於白馬
寧辭財色之榮而不肯爲背劉之事曹瞞雖奸同
鬼蜮卽魯國男子如文舉不難擅殪何故不敢加
害於帝豈非仁義大節有以厭奸雄之心哉讀其
辭曹之書曰日在天之上普照萬方心在人之內
以表丹誠嗟嗟人而天心而日大言炎炎足泣鬼
神不當與孔明出師二表並傳千古乎假如孫權

解春秋大體何不與帝同心輔漢協力攻曹豈但

浮德繫禁奪老瞞之魄必將大噓炎燼永保赤帝
子之符誰敢問漢鼎耶奈何止爭荊州不念漢祚
阿蒙不識同仇義恐遣兵船午夜來將星墜楚漢
祚漸衰天也人如天何紫陽朱夫子謂權爲漢賊
信然哉雖然帝以取義者而成仁著節一時傳神
萬世從此而救民間之災難從此而護真主之邊
陲卽鄭地寇警薄城而天馬雲旌隱隱然逐邪佑
善造化之真宰舍帝而誰屬試摹擬其聖神之狀
風雲舒卷江海滄泯其帝之氣乎喜爲雨露怒爲

雷選其帝之權乎星辰展彩品彙呈華其帝之文
乎天狼退舍魍魎斂踪其帝之武乎華夷分界冠
履明體其帝之功乎山岳延年岡陵歷算其帝之
壽乎天子重頒徽號其榮何如若使當時保身樹
績不過盟礪帶河藩封已耳何能端冕凝旒以萬
世爲土與宣尼並享崇祀哉宣尼天也帝殆遊宣
尼之天而仰焉不愧者與殆以心涵日而以日麗
天者與元氣常伸正氣不朽忠孝之至乃其仁義
之極不負於春秋尊王之道也陳壽誣爲剛而白

於豈知帝無慾之剛非忿戾之剛也何矜之有而
以帝後昆論之曰興曰統曰纂曰明曰康之曰播
曰玉曰珍世列簪紳而播爲唐德宗賢相天之報
聖豈渺小哉世蔭之典常因帝益增而張桓侯與
帝同心輔漢亦當推類加封俱俟受之君子且鄭
人廟帝久矣近感其屢次呵護之功德益切敬禮
之念庠生孟志昂王賓臣李蓋楊開泰輩醵金合
力共修葺其廟號而門墻棟宇煥然重新陽亦爲
之捐貲佐費因爲之記其歲月且作詩韻俾鄭人

歌之以侑蒸嘗詩曰帝宮肇建卜築嬰坊追惟帝
德神聖忠良龍逢正脉祖武顯揚藐吳抗辨義在
尊王君臣將相濟美一堂六韜三略炳耀八荒成
仁取義丕振綱常屈伸有數大道其昌威宣今古
扶弱抑強禦災捍患以迪吉康官家依賴錫福迎
祥妖魔及掃永奠邊疆君願徽號華袞重彰搏旋
世運幾閱滄桑惟我士庶景仰靈光明禋時薦嬈
美孔墻

鄭吳隅有鳳凰臺遙聯山巒雲翠飛動臺近僕射
李冲之陂塘其西北有龍崗嶙峋靈泉噴玉李衛
公靖之祠卽在泉上衛公愛竹窠命寺之綱維日
報平安逸興飄然於今傳其勝事臺之自北而東
緣柳長廊碧荷水殿夏秋間極日注望荷香十里
識者擬之爲東山勝地余素有山水癖遂竭乎囊
以買山卽於臺之上建一亭曰來儀亭又曰水雲
亭臺之南植一坊題曰鳴鳳朝陽臺之北植二坊
臨路曰鳳凰臺路以內曰竹梧棲鳳而蒼梧翠竹

即叢集其左右以象棲鳳之景遠望者如之采金
銀之氣流注眼前每携達人着屐登眺其西之雉
堞峙在咫尺而城中塔影又隱隱雲樹間自西而
北望則太行山紫荆山若從雲際飛來自西而南
望則遠而嵩少近而梅泰一一足豁雙眸臺正南
其山岫又環繞如屏與嵩少梅泰若一脉逶迤自
臺而東馳驟擬石淙庄五柳三槐蔭籟分垂左右
入門則林籟泠然如鳳鳴臺上故堂曰鳴鳳堂北
顏其門楣曰來青別墅堂東小軒曰籊覺軒其後

則建一遊亭亭寬敞無闌一望無際因題其座上

曰登高望遠亭西北則築先月樓登樓四顧則開門見山余題其東牖曰荷風朝爽題其西牖曰山色夕佳總題於樓額曰青陵秀景其下之蓮沼距樓臺更近天香襲襲宛借風力送到每玩賞至暮則碧月掛在嶺頭已而又從水面捧出所謂近水樓臺先得月者是故名先月樓下樓則題其榭曰棲雲塢又西隙地疊石誅茆構一茹翠洞繇是而遨遊蓮沼則自樓東之角門而出其門額曰觀瀾

過門外則建一小坊題曰東山勝地歷數十仞至
平地矣越小徑數步又以木橋而渡汀渠漸近蓮
沼迨過濂溪清賞坊則松栢而雜以桃花彷彿武
陵景色至君子亭則池塘環抱如坐水壺中芰荷
之紅白動盪恍若能解語者聞或泛舟水面魚躍
天機宛在目前我非魚能知魚之樂人非我亦知
我知魚之樂故題池上曰知樂亭池北餘地廣栽
綠竹名曰猗猗苑又曰賢林當日暮與六逸七賢

輩共結盟此君也總之臺畔若山若林若泉石若

則建一遊亭亭寬敞無闌一望無際因題其座上
曰登高望遠亭西北則築先月樓登樓四顧則開
門見山余題其東牖曰荷風朝爽題其西牖曰山
色夕佳總題於樓額曰青陵秀景其下之蓮沼距
樓臺更近天香襲襲宛借風力送到每玩賞至暮
則碧月掛在嶺頭已而又從水面捧出所謂近水
樓臺先得月者是故名先月樓下樓則題其榭曰
棲雲塢又西隙地疊石誅茆構一茹翠洞繇是而
遨遊蓮沼則自樓東之角門而出其門額曰觀瀾

過門外則建一小坊題曰東山勝地歷數十仞至
平地矣越小徑數步又以木橋而渡汀渠漸近蓮
沼迨過濂溪清賞坊則松柏而雜以桃花彷彿武
陵景色至君子亭則池塘環抱如坐冰壺中芰荷
之紅白動盪恍若能解語者聞或泛舟水面魚躍
天機宛在目前我非魚能知魚之樂人非我亦知
我知魚之樂故題池上曰知樂亭池北餘地廣栽
綠竹名曰猗猗苑又曰賢林當且暮與六逸七賢
輩共結盟此君也總之臺畔若山若林若泉石若

雲霞若漁樵耕牧湊合來成一翠畫客曰公饒勝情更饒濟勝之具東山樂境若不收拾胸中山靈應笑我矣余曰然待他日吏隱時於此共尋樂處或行吟坐嘯揖雲邀月則我爲主而山水爲賓或山供雲氣浪淘塵氛借我之詩賦而點綴溪巖則山水爲主而我又爲賓非賓非主互主互賓畢竟不知山水之爲我而我之爲山水較之謝安東山雅興將無同遂援筆記其勝槩仍乞達人題咏以增重於東山云

按東湖去城三里水淺而清小舟可泛每當夏

月芙蕖盛開不減三十六陂景色傍有陰氏

世居明戶部郎太乙曾築別業具亭臺花竹

之勝滄桑既更後人不振鳳凰臺遺址隆然

土阜僅存老栢數株倚風如嘯君子亭潦倒

一椽俯臨漣漪其月榭竹廊平橋廻磴大都

荒烟蔓草不可問矣嗟乎勝地何常風流索

莫使有好事如坡仙者起而任之東湖之名

安見其不與西湖並傳也偶於廢志中檢得

是記尋環諷誦不禁右軍蘭亭之感

創建火神廟記

萬

二十八年明

岳養蒙

郡人

鄭州舊無火神祠乙丑春三月風霾大變晝晦如
夜村落之露處者見火自空中下回旋輪轉逐風
繽紛傳聞疑信遇風夜人皆起望無處不然熾焰
流烽甚至拂屋傍壁出自兵刃之鋒頭着物不燬
撲之不滅人心皇惑洵洵靡定越明年郡中多火
災焦頭爛額者相望於道民甚苦之鄉耆宋仁美
語衆曰山澤風火各有主者古祝融氏以火德王

天下沒而司夏令火之有神信矣返風息火之有
靈昭昭矣盍建祠以祀之神其護此邦也衆諾諾
各輸貲料卜地於州南隅按離爲火位廟門與立
武門對義取水火之相濟經始於是年八月望日
告成於庚子四月之朔殿堂門垣黝堊丹漆畢舉

自是火災遂無人德神休崇祀益篤廟旣成屬余
爲記考祀典爲民捍災禦患當祀乃命勒石俾奕
世之因革者知非淫祠永祀事於無窮也廟坐南

地四畝併祀之以防侵削者是爲記

樊將軍廟災記

宋 歐陽修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剝神像之腹者既而大風雨
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爲之也
余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食
邑舞陽割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
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檠
陽京索間亦侯生平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
祀之宜矣方侯之驂乘沛公事危鴻門瞋目一顧
使羽失勢其勇力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

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剽刃腹
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貽怒於無罪之
民以逞其恣睢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
一躬耶豈其靈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
其耳目耶風霆雨露天之所以振耀威罰有司者
而侯又得以濫用之耶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
爲風霆其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爲雹方今歲且久
旱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
適會民之自災也耶不然嗚嗚叱咤使風馳電擊

則侯之威靈暴矣哉

重修裴昌廟記

焦文煌 郡人

秋七月有神降於莘而神之說起盧敖入海求仙而神之說盛然皆荒渺而不可訓故登緱山而乘鳳人而神也披鶴氅而涉雪神而人也然必生有功德於民死爲神靈以福世乃可立廟以祀之所以報於無窮也如吾鄭有裴昌公廟不知創自何年相傳其人固扁鵲者流活人甚衆人咸感其德故廟而祀之兵火之後傾圮已甚其餘旁地半爲

不肖所攘竊有近樓胡君等毅然起而任之鳩工
庀材輪奐聿新庶可以妥神靈而肅觀瞻矣不敢
沒其善勒石以垂不朽云

重修三官廟記

明 王繼洛 郡人

州治兌方舊有三官廟古刹卑陋間以歲久風雨
摧折鄉民吳山等彙衆積財修飾而廣大之經始
於正德甲戌落成於嘉靖丙午事竣徵予文爲記
夫鬼神之說其來尙矣自聖賢不作民罔常心非

置諸茫昧則怵於竒袤或又諉曰夫子所不語季

理莫掩天有四時地載神氣亘古今薄宇宙盤摩
而罔息者孰非鬼神之功用乎第神依於主主依
於廟建之廟貌所以妥神塑之肖像所以依神是
卽古人爲尸之遺意也故易於渙萃皆言王假有
廟建廟固其所自出也然屈伸往來者鬼神之機
吉凶禍福者鬼神之理蓋人與天地鬼神同此一
理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其於禍福亦然豈謂天地
鬼神一一下降於人哉書稱天道福善禍淫易言

鬼神害盈福謙亦此意也故俗傳三官爲天地水
府而又爲之說曰天官賜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
是固然矣子謂天官固賜福而所福者善人也作
不善而子之以福未之有也地官固赦罪而所赦
者無罪也濟其惡而妄加以赦未之有也水官固
解厄而所解者事出不虞變起無妄曲爲救解則
有之苟縱欲恣淫而懼諸厄難天降之災不可禳
矣又豈一概而救解之乎人苟齊戒以神明其

洗心以退藏於密則有其誠者有其神固將洋洋

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諸福之物可致之祥無
不畢至矣否則非鬼而祭妄意徼福神其歆享之
乎非予之所知也

重建列子祠記

明 蘇民望

蓋中州爲天地奧區靈爽特異古聖賢往往由是
而出余竊咨咨慨慕焉欲至其地游未能也已卯
年春奉命按兩河察吏治已則遍觀諸名勝神所
欲向足得履之諧夙願矣又一年春過鄭之圃田
植風翩翩然來因憶列子御風冷然善也之句忽

唐曰列子非國田人耶詢諸父老咸云祠在路北
余亟駐車視之已爲釋氏據塑佛像其中無復有
列子矣而東西數壘巋然猶存則世所傳御風八
卦諸臺是也爲之顧瞻不能遽去乃命州守許君
汝昇鳩治之新其祠宇高其門墻去佛像更祀子
列子而周圍有地四十畝咸查丈之以給守祠蓋
始復其舊云工成許君偕博士王君天策輩謁余
記之余按傳列子在鄭與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

師壺丘子而友伯昏瞀人其學率宗黃老氏深思

默會著書十餘萬言以明道家旨要至漢劉向更
爲校定號曰新書遂始盛行於世間嘗取而讀之

去塵埃返冥極其大都可睹矣要以寓言爲多未
能粹然一出於正而屬詞引類擬諸作者則焉可
忽也且居鄭四十年人無識者君卿大夫視之猶
衆庶然歲饑子陽遺之粟不受及於齊見五漿先
饋則驚當是時人騫功利罔洞性真而子列子乃
能雕琢復樸塊然形立怗然封戎壹以是終自非
有道疇能哉而顧令廢而不祀於崇德闡幽何是

建祠修祀使鄭人尸祝之固余今日觀風重賢意也獨怪後人妄傳列子得道昇舉目爲仙人惑亦甚矣何以爲訓故余崇是祠因并辨之俾人知所以存列子且解惑焉

重修唐李衛公廟記

明馬琬郡教

授

凡於國於民立功立事竭忠抗節執義尙讓血食一方久而不墜非命世之大才其孰能與於此乎記曰能禦大災能捍大患以死勤事以勞定國

祀之此之謂也昔狄仁傑明經入仕累遷冬官侍

郎持節巡撫吳楚毀淫祠千七百獨留夏禹太伯

季札伍員四祠而已蓋功濟於世道尊於人而

然也惟鄭之東有廟貌歸然莫茲高壤旁連千室

之邑俯瞰萬頃之波乃唐李衛公之祠公諱靖字

藥師京兆三原人也隋大業末爲馬邑丞及唐興

高祖太宗削平天下攀龍附鳳紀功帝籍定國捍

患公兼有之史筆之光爛如日星没而廟祀宜無

廢矣後唐天成之年冊贈太保晉天福中旌以王

封宋建隆咸平景德間增新一殿繚牆廊廡自茲

歲久頽摧頗甚逮明昌庚戌秋七月正議郭公仰承綸命更治茲郡敬謁是祠觀其棟宇支撐檁栴傾墜塗墍剝落瓦甍墊裂慨然加嘆公意存焉越明年六月勾當河防公事回百姓郊迎公駐車謂曰山東河北地方千里自春徂夏旱魃爲虐苗穡一空遷徙之民相踵於路遠之唐鄧汝蔡間至有鬻子而食者獨汝之鄉時豐晏居汝知之乎得其忠烈王之潛祐陰益哉憐其祠屋日毀其孰其我能扶之不旬餘有鄆民崔永等建議完其公祠

之喜助錢三萬工百人撫以甘言以壯其氣既而
官屬施各有差厥後不雨苗將槁矣公齋戒潔誠
晨往禱曰廟貌尊嚴一郡瞻仰如歲之豐凶數不
能易三日示之小雨其或不然人何以仰之神之
聽之無作神羞雨不逾期是以官吏相與慶於庭
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狎於野黃童白叟喜
形於色咸相告曰此吾太守誠所感也歎呼拜謝
於太守之庭者不可數計太守頤曰非我之力若
等致也自茲閣境聽聞靡不感戴爭先獻施市居

者財野居者木工者窮其技拙者効其力朝而往
暮而歸甚於營私不日告成昔之廢者今以興昔
之傾者今以壯簷楹棟宇丹青繪像表裡一新
然可睹欲永其傳刊諸翠琰以示來者

明銀臺魏公祠堂記

毛汝說 郡人

明銀臺魏公家居死寇難余少聞遺老談其事
悉已邈鄭人白於官樹碑東郊紀公殉難處余
隨鄉士大夫拜碑下覺公凜凜有生氣今歲春

徵詩余有野外骨寒餘勁草城頭時過憶孤

句羣以爲詩史然恐不足闡公遺烈也既而公之
來孫鑑奉其尊公屏其先生書造余再拜曰先通
政公殉節垂八十年生平懿行恐久而湮沒今吾
家將爲公立祠君其記之余曰公誠宜有祠祠宜
記余烏足以勝其任雖然余高祖母公姪也曾伯
祖副使公少館公家訓公孫旣又與公接踵官於
朝公壬午死寇於家副使甲申死太原又接踵殉
國難知公莫余若余何敢固辭乃於其祠落城而
爲之記曰公偉丈夫也行修於家望隆於國惠溥

在人令聞廣布朝野之所倚重也初登第以中書
郎刑北直多所平反寇有德等三十餘人爲盜誣
公廉其寃悉釋之有德等感泣相率從公服役終
身揮之不去公嘗謂人曰士大夫以詩酒爲風雅
留心案牘爲俗吏夫國家大務何者爲俗如但飽
食官精受成俗吏可謂風雅乎居朝忼直數陳時
事件要人出知保定府保定舊因遼餉急屢欲加
徵貯銀八十餘萬以神宗大行未解部事久

公調解之爲請於上憲盡散各屬納戶三

七縣之民莫不感恩尸祝天啟癸亥舉卓異除右
通政時逆璫魏忠賢當國勢張甚日與其黨羅織
士大夫之不附已者殺戮之中外股慄公獨正色
不阿忠賢雅重公以公之姓名與已若行輩欲聯
爲昆弟遣所私屢要之啖以美官公笑曰刑餘臭
腐乘機弄法如水向日立見其消耳吾以七尺軀
作天子喉舌而結援是人乎不應且以婦寺擅權
子姪多世襲濶名器奏白朝廷謂爵錫之榮非大
功不授此輩止可優以金帛不可使犯公議毀朝

常又有連極元寇清君側之惡一疏逆璫大怒欲
寘之死會熹廟崩未果其後逆璫誅公乃安此公
生平氣節卓乎大者公前後立朝數年事數主公
忠丕著如神宗朝嘗見詔求直言公則有灑灑數
百言切中竅要神宗在位久不事事刑官缺人獄
多淹繫死家屬數百人聚哭長安門外無與請命
者公則立言之光宗卽位十餘日不視朝公則有
並元輔方從哲調護聖躬冊立東宮一書熹宗卽

位公則以崔文升用剗伐之藥損傷先帝謂元輔

不宜代文升出脫抗言不問他如請釋劉光復救
高攀龍劉宗周鄒元標萬燦等疏不一諄諄以崇
正黜邪爲念吏垣魏大中爲逆璫誣下獄掠治無
敢視者公携大中長子入獄嚴戒吏卒俾善事魏
公無加害時論壯之懷宗卽位首上疏言三事曰
逮獄曰獄死曰追贖上然其說命逮死諸臣盡免
追解釋其家屬公又言三案天下之公議要典逆
闖之私書宜投水火悉蒙俞允公嘗曰事期有益
於國功不必歸之己言在能明其是過不必諉之

人噫此又公居官言行之梗槩也崇貞五年致仕
歸布衣疏食訓課子孫不復問戶外事未幾流寇
猖獗李自成自秦渡河屠城掠邑中原騷然公憂
形於色或言公無城守責宜去公不應日同州守

爲防禦計賊弗能近一日賊悉衆來攻城陷公整
衣冠坐中庭賊擁之東城脅降公罵不絕口賊環
坐城頭令公跪公復大罵曰賊奴吾恨不能手刃
爾首朝廷大吏爲賊屈膝乎遂遇害時崇貞十五

年五月四日也公蓋家居十年死於難嗚呼此公

所爲偉丈夫也其平居孝友謙和恂恂然不敢上人則又所稱良士君子鄉閭遠近罔不悅服云

國朝定鼎初優卹忠節祀公鄉賢公卒距今數十年孫曾蕃盛爲郡頌望繼自今相與繼公之志述公之事發公餘慶於無窮公其不朽矣乎公諱尙賢字明賓萬 庚子舉人丙辰進士祠成於康熙六十年辛丑某月日

重修城垣記

張 鉞 州守

鄭城之甃以磚也在有明之季其後日漸崩裂幾

經修治而不完者固多也乾隆三年余奉

簡命來守是邦既蒞任卽周閱四城堦址巖蝕睥睨
半頽自南迤東以北爲尤甚乃請之

各憲酌撥某欵若干集夫役計工料悉心經畫凡
幾月而工竣乃爲文以記之曰古者列國分疆相
其地脉時其陰陽隍之城之大小異等崇卑有制
官司者嚴啟閉以重樞機譏奸慝以衛良善故曰
國之干城又曰北門鎖鑰隆隆雉堞非止壯觀口

也鄭居省會近輔大河北流梅峯南峙稽之史冊

春秋則晉楚交爭漢唐則羣雄蟻鬪迨明季土流肆欲蹂躪摧殘鄭之爲鄭不幾憊哉我

國家承平旣久休養生息城以內萬家鱗比廬井秩如城以外畝畝繡交桑麻渥若冠蓋往來商旅輻輳蓋庶幾乎富庶之邦矣而今垣頽梁落攀附可登無復金湯之固豈古之所謂重門擊柝以禦暴客者耶且夫先事而無綢繆之謀旣雨乃爲桑土之計此亦殊失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之意矣則茲之勤乃垣墉正所以捍乃牧圉也詎非急務哉從此

砮石永奠水旱無虞入其邪而聞茲誦適其野而
觀耕耘熙熙皞皞相率而游無事之天母曰彈丸
依然望郡則鄭之厚幸而維城是賴也乎是役也
錙銖悉自公給功易竟而民不勞若夫土疏風勁
版築時勤後之君子責也并以告繼余之官斯土
者

崇聖祠記

張鉞 州守

水源木本義達古今故自一命而上莫不伎口顯
揚而非常之人非常之典 數百年若有待者

對夫子氣壯山河名昭日月而其先代褒崇之禮缺焉無聞至

世宗憲皇帝方進封三世爵皆公郡縣春秋致祭豈非蘊之久而發之光耶鄭例有祠而向奉

主於土穀之廟因陋就簡瀆孰甚焉余乃卽

武廟之後芟蕪闢穢拓地數弓建室如制界劃基址禮以爽也案枕楣礎整以固也窻榮洞簏繚垣環迥宜燥濕而戒擾襲也有龕有几有檠有鼎奠厥位而恭厥祀也庶其神之妥之乎因思向之官斯

地者非不欲爲余之所爲也或迫於歲月或困於
簿書又無好事者共成其美遂因循不舉耳余歷
事稍久訟庭頗清捐俸一倡而孝廉陰君章等踴
躍趨赴解囊任勞工餼稱而落成速善之不可
沒者也記而勒之貞珉乾隆七年之某月也

豁免灘糧記

張鉞

州守

昔大禹之平水土也則三壤以成賦中邦而我

朝取民之制因之按地之畝定糧之額法綦善哉

濱水沙灘之地出沒遷徙倏忽無常正昔人所謂

朝乘里湖暮滄海者蓋不可以成例拘也初鄭北
鄉胡家屯崔家塢及大小藍庄諸處距黃河近者
三里遠或五六里田疇廬舍可居可耕迨後河忽
南徙且愈徙愈南衝齧所及汪洋瀰漫民恐陽侯
之遽怒也避而他適向之田廬盡成澤國卽有一
二依高苦草爲偷安計者如雁鳧之棲蘆葦然計
地圻沒二百七十餘頃一切地丁漕米問諸水濱
雖雍正十二年蒙

敷而乾隆四年綜核新舊通至三千有奇每當征

納之期鞭朴未加哀號環顧衣鶉面鵠無復人形
余惻焉傷之夫撫字心勞催科政拙陽子之言至
今傳爲美談也目擊其艱而不爲請命司牧之謂
何乃條具情形上之 各憲適 藩憲朱將入

覲余復面悉委細指畫利弊公愷惻之心見於辭色
旣而敷陳 丹陛得

古行撫軍雅覆 奏盡與豁免而一隅之民困始蘇矣
且夫古之守令事權畫一凡利弊之切於民者皆
得以便宜行之後世科條日煩動掣其肘不但不

敢爲且不敢言卽言之而上之人不能遽信而遂
行則亦徒言之而已今鄭民之困於灘地也按籍
則有糧而計畝則無地屢爲詳請乞免而又每以
慎重額賦檄覈往來動須時日向非 藩憲念切
民瘼以 入告而濱河之哀鴻嗷嗷余第心傷之
已耳積年久而逋賦日益多幾何其不流亡以盡
也哉余旣宣布

朝廷寬大之恩 撫藩轉請之力又深幸藹言之得以
上達也敬述其始末以爲記

重修南城樓記

張鉞 州守

余修鄭城之五年南門樓復毀於雨亟誼日擇工
還其舊觀而加整焉夫麗譙之設慎封守瞻雲物
有居高臨下之象而城必有四猶地之四維人之
四支缺一不可也茲樓據城之陽簷牙翬飛鳴鸞
鱗接匠石雖無累丸之技而更上一層髣髴元龍
百尺矣公餘之暇間嘗登臨則嵩高遙拱汴水分
流具山川之美焉村塢煙墟星布棋列徵生聚之
繁焉一目清曠微風飄裾爰以見化洽之盛有章

爾解慍之休焉乃知樓之甚有關於吾州而非徒
設者也昔有夕陽樓蓋亦在城之上而義取諸西
今遺址渺不可問惟因玉溪一詩尙想見其花明
柳暗若令人摩挲不盡者樓僅以人傳也向使有
好古之君子隨時補葺名流餘韻應猶未墜余故
深懼茲樓之邇眼雲烟與夕陽同慨也旣新之而
鐫其歲月於石後此者或登而攷焉曰是輪奐而
向明者某某之所經營也人詎不以樓傳乎

重修熊兒橋碑記

張如綬

進士
郡人

州南城之外有橋曰熊兒其來久矣地處衝塗輿馬負販所必經平時水淺沙明安流瀟灑一至春夏淫潦梅泰兩山之水陡發挾諸汗澤渟滯之泛溢者羣奔赴於橋之下橋以易傾過此者多病涉焉余叔祖一再修前郡守張公且三修之矣皆旋卽於圯余伯凌霄有志興造因歲比不登工程浩鉅遂廵未敢發歲甲子二麥豐收人情悅豫時郡守張公經過是橋憫行人之病涉也慨然起而修

理之首捐清俸以倡闔郡之樂善急公者亦咸

躍從事而屬余伯董其成念是橋向只一月猝遇
淫潦波流湍激壅遏汨沒以故傾圮立見今欲爲
久遠之計非多其竅以洩之不可顧苦無石欲遠
取於山費更不支適州北之東趙鎮有閘久廢遺
石甚夥請於張公輿而致之度以匠尺石皆尋丈
凡用車牛數百輛始集其計灰若干排椿架木若
干工師若干經理人若干而橋之規模畧備於是
選日興工擴舊址而稍長之南塊之聯岸者易以
以石捍衝刷也向一月者今增爲兩分其流以殺

水之勢也逾半載而工竣約費數百金豈非甚盛舉哉夫杠梁之制著在考工誠利涉之要務故子產乘輿濟人君子譏之今之鄭猶是古之鄭也張公蒞任歲入周漈已愛民寬猛兼濟所謂政通人和百廢具興者公真有之而人能言之不贅論卽此橋而觀爲百姓計長久爲地方除險阻其功豈不在古賢大夫之上而汪濞之澤且與河流俱永耶余伯自以桑榆晚景得奉公指爲畢其力以襄盛事而竟先人未竟之志附輿益彰私心更有

厚幸焉乃命余爲文勒石以垂不朽

文廟重修記

張鉞

州守

天子重道崇儒覃敷聲教溥海之內莫不蒸蒸興起
中州實居畿右吾鄭肇自周封溯厥前徽名賢輩
出豈不居然文物之邦哉歲戊午余承乏茲郡首
謁學宮乃見椽桷傾頽廊廡不飾尊經之閣風雨
漂搖習射之亭榛蕪蒨翳不禁怛然動悚然懼卽
欲整理而工鉅用煩力有未逮也期月後舉州之
事漸有次第得閒欵之不關於正者六百餘金乃

命匠剋期偕司鐸及庠士誠幹者各董其事壞者
葺之廢者興之向所缺者增建之內外周匝黠墜
而丹碧焉工既竣進州之士而詔之曰學校之設
所以明禮樂敦孝弟貲經史以培倫理植人材以
輔治功下無不教之俗上有必行之化自古以來
繫幾重矣况值

右文盛世正明良喜起之秋士人誦詩讀書尤貴
躬行實踐今廟貌在 新鼓鐘具在撫俎豆而襲衣

冠當深思夫聖賢幼學壯行學優則仕之義卓然

自立而不爲世俗囿庶幾菁莪棫樸復見譽髦之
盛乎且吾聞善學者能自得師鄭固中州之名郡
也周程之理學韓范之經綸遠不數百年近且百
餘里出爲名世處爲名儒彰彰在人耳目郡士倘
力取而效法焉安見不可企而及也余將拭目俟
之

關帝廟重修記

張 鉞

州守

孟子所謂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塞天地而無外者
求之三代以後公其有之當時奮起干戈之際乃

心漢室華容一戰足以褫阿瞞之魄而區區孫權
瑜肅之流固不足以當公也奈何運移炎祚大業
不成樊口荊州滔滔江水公其有遺憾乎雖然千
百年來通都大邑學士文人以及僻壤遐陬牛童
馬卒無不廟公重公口公之英風駿烈不置

今天子崇封特沛禮祀有加直與尼山相並竊意天之
嗇其生前而豐其身後於公有獨至焉鄭之有廟
歷久相沿規模畧餘余之拜公者屢矣見樂樓馬
亭門垣旁屢漸有圯毀屢欲興修尚未逮也甲子

夏旱甚旣雩於山川雷雨之壇復虔執滌香而祝
公曰旱魃爲虐矣百姓焦灼矣公忍忍視而不拯
之耶若廟視之不莊固牧之責也敢不任諸越日
而甘霖大澍田疇沾足農以有秋於是咸頌公之
神而許牧之誠余曰噫公之靈氣蓋與天地游太
虛無物而有物者也故夫日麗風恬春融秋爽可
想見公之喜嶽移海立電掣雷轟可想見公之怒
充周昭示無往不在者何必於鄭何必不於鄭何
必於廟又何必不於廟耶古有鼓鐘而山應者感

物之理然也况人之道本通乎神則卽謂公之憫
余誠而蘇此一方民也無不可工始於某月竣於
某月共費緡錢若干記之石

文廟重修記

李洛 州學正

自古帝王治隆俗美率以興學明倫爲本仙鸞來
舞麟鳳誌祥載在典冊 可考近世號吏治者

一切法度從事而黷序膠庠幾爲茂草所鞠無怪
治之不古逮也按鄭郡學宮修於順治六年再修

於康熙三十九年規模壯麗丹雘晶瑩

餘載風雨剝落漸多傾圮予於雍正己酉蒞任未
聞有議及之者踰年爰出俸錢修補 崇聖宮神

龕壹座格扇四東西兩配並名宦牌位臺座悉整
修如式閱兩載霏雨瀑布巒門至西廡土地祠明
倫堂墻垣胥就傾頽堦左右且不免羊馬迹焉用
裁尺一䟽率吾庠弟子王天植張如鐸輩議捐六
千餘金諸處修葺煥然可觀時雍正癸丑年也其
餘頽廢工費浩繁歲比不登所謂二簋時也損而
用萃如時何乾隆戊午春清苑 張公下車後

士重道以興賢育材爲汲汲目擊黷宮摧殘不
無然者久之曰此予之責也夫越兩月亟請公
卜吉鳩工市梓材駕瓦敝者易圯者舉數旬殿
復巍然其諸祠宇堂齋文昌閣射圃廳望皆丹
聖黜輝煌奪目外至周垣胥爲修築如屏藩保護
無復昔日荒烟蔓草矣於是釋菜告成都人士
舉手頌曰鑠哉盛乎 年廢墜一旦底於大成
我公之力也公來牧是邦其撫字殫心故黔首

致疾額其幹濟練達故河伯胥爲効靈其折獄引

經不讓雋不疑之學術其發奸擗伏有如于廷尉
之公明一時循聲四起歌來暮而興賢育材之
尤汲汲焉非所謂學道君子深識治本者與繼今
多士遊於斯歌於斯當無不感奮興起取青拾紫
皆公門下桃李也雖然古來揆華摘藻之士不乏
其人及考生平行誼多有遺憾焉歐陽子所謂竊
悲其人語言工矣文章麗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露
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始知士君子立身行已接
以聖賢遠大自期篤志積學德業可光史冊著述

可藏名山方無負

朝廷建學明倫之意與我公興賢育材之心也已昔蒞
無擇修袁州學記之者李太伯至今膾炙人口予
謫劣遠有弗逮而我公之政教口碑不在范公下
故不辭固陋搗管以誌盛概云

重建西城樓記

張鉞

州

鄭之有夕陽樓也相傳在州治西玉溪溪詩云上
重城更上樓而王士貞之過鄭州也亦有美陽

映汝鵬灑之拘刻於之所謂西城樓是也

始飛簷層閣巍然聳踞雉堞之上憑檻遠眺
巖頂行峯隱隱指顧中誠有如柳柳州所云西山
爽氣在我襟袖者歲久屢易已漸失其舊邇來更
棟木腐敗塼址齷蝕乙丑秋淫雨過度樓忽傾頽
余擇日鳩工計木若干磚若干工役之費若干共
捐若干金棟櫺梁桷板楹之腐黑撓折者易之蓋
瓦級甃之破缺者整之赤白之漫漶不鮮者黝堊
之而茲樓于是乎又煥然一新矣且夫亭臺館閣
環奇偉異之觀艷稱一時流慕千古如蘭亭梓澤

者何可勝數然祇以供騷人墨客之遊攬卒之勝地無常不數傳而垣頽棟折盡付之荒煙蔓草中後之人卽欲起而修葺之工程繁鉅又復虛耗無益以故爲力也難是樓也雖無畫棟雕梁之飾而屹然峙於兌方爲國家壯金湯爲地方固封守無事登臨其上遙吟俯暢逸興遄飛而有事亦可嬰城固守以禦暴客之警豈尋常臺榭亭池徒爲費無益之舉哉爰志其歲月于石非張余之功也盡守土之職也並以質後之登斯樓者

呂祖軒建亭記

張鉞

州守

猶龍氏道德五千言清遠妙而白太傅稱其不言仙蓋不欲以仙之說惑人也然安期羨門之徒自古有之至秦皇漢武惑之愈深去之愈遠簡冊所傳徒供笑談耳列仙傳雖不足盡信閱之亦令人意思蕭逸有唐以來靈異昭著莫過呂祖其舉進士也不無用世之志及遇鍾離權言下頓悟撒手懸崖何其了了既已飛騰九界盤礴六虛時復游戲塵世以示其拔輪超劫之苦心而雄詞妙句

彪炳耳目間人之敬奉較他真仙爲尤甚余少時
讀書鄉園高陽孫生善扶乩余每操瓣香問前程
事蒙仙賜詩指示雖微言遠引俗見難測迄今回
思約畧有合者仙之貺我厚矣鄭之西郊有呂祖
軒背城面野地頗閑曠久欲增建而公私奔瘁庶
鹿簿書遷延歲月仙其有以鑒我乎乙丑冬郡之
紳佩以勅亭來告可謂先得我心遂輟俸倡之基
月落成奠以石基周以迴闌八牕四面可以邀月
可以迎風花光午靜柳露晨流眺覽之餘不復尋

塵寰中想仙乎仙乎蓬壺閬苑不可知倘挾劍飛
行俯視下界當必一聲長嘯海天空矣爲語鄭人
勿以亭小而忽之卽與黃鶴之樓吹笙之臺同觀
也可因泚筆而爲之記

重修先賢子產祠記

何源洙 署守

鄭之有子產祠由來舊矣康熙歲辛未先大夫恭
楷

來守是邦簿書鞅掌日無寧晷語云成民而致力
於神弗遑也尊遷南陽守歷任滇南時余方髫年

先大夫庭訓之下嘗諄諄命洙曰子蒞鄭時城東
有先賢子產祠月吉例應躬謁瞻拜之下恒思
寬猛相濟爲涖治良法服膺不能釋承乏五載敢
云優優布政猶幸此邦民人得稍安輯不至狎玩
畏懼則先路之導我多矣第念舊祠湫隘日就傾
圯不足以妥神靈而垂永久謀所以恢廓而甞新
之遷檄旋至迫於限期厥志未遂至今有餘憾焉
一舉猶咨嗟嘆息余雖幼穉承命不敢忘嗣後每
及輒忤忤不能已泊長筮仕許昌乾隆歲丁

憲委攝篆茲土余捧檄而喜私幸得承先
之傳也下車後謁祠廟見子產祠與俞公祠相連
比俞公祠者州民尸祝前任循守者也兩祠俱湫
隘傾圮亟謀恢廓鼎新之策率衆捐貲鳩工庀材
不數旬而工竣衡宇雙峙煥然一新紳士請於余
曰歷任循守奉新余公遼左王公澤州張公奉天
劉公昌平陳公西安張公暨尊大人中憲公遺愛
同流中憲公雖有專祠均宜與俞公一堂俎豆而

在天之靈始愜州民之心始慰爰奉安諸神位額
額兩祠曰循良曰惠人爲之記而類及之其增建
屋宇地畝糧數則勒之碑陰俾有所稽考夫豈僅
以承先志爲兢兢哉後之守是邦者觀斯記也鑒
余所以默識不忘之忱繹先大夫諄諄訓誅之意
推行其寬猛相濟之旨政誠民和古之遺愛不至
今存乎又寧獨余一人以繼志述事爲幸哉

前鄭州知州何公祠堂記

張學林

鄭於開封爲屬邑車軌四衝地多瀉瀟北瀆大河

樂堤防護歲歲調發雍正間嘗陞爲直隸州已而
如故自昔號爲緊望不易治云予昔承乏明守
部其地迨後蒙

聖恩擢巡河朔旋量移號西七八年間每緣公事入汴

又數數假道輒聞州人士頌前牧廣寧何公之賢
考其歲月距公剖符之日已五十餘年矣未幾八
旗通志成公名列循吏傳傳稱公治鄭五載杜
重雪沉獄除苛政興水利創立學校減免田糧士
民感悅爲立生祠與予所聞於鄭人口碑者無異

通志奉

纂修秉筆者皆名宿鉅公考覈精詳其言猶信公
於康熙十八年筮仕寶雞令歷遷平涼知府復補
順寧未任而卒跡公仕宦三十餘年大抵在秦
之郊當是時承明季兵燹之餘瘡痍未復繼以割
平三孽民勞甫息公起家關東從

能不以武健嚴酷爲治撫循凋瘵求瘼卹隱務
隨濡長養以上副

青野焦勞之憂憫元元之意故能
所涖皆

績而其在鄭善政纍纍尤以興水利減田糧爲最
德洋恩溥宜乎鄭之人至今尸而祝之不能忘也
傳又稱公赴任順寧而以喪歸也道經鄭州士民
攜牲醴迎祭者不絕於路哭聲振林谷扶送五十
餘里嗚呼吾嘗慨然於司牧者號爲親人之官然
嘗其在位之日泛泛然以分相臨而其心不服及
去官未久閭閻之間已不能舉其姓氏甚或詬厲
隨之此亦當思其故矣顧往往諉於民俗之薄時
勢之不可爲觀公之治鄭與鄭人之戴公其能無

洒然汗下內愧於心乎乾隆七年公之哲嗣源洙
以選拔銓授許州州判兩攝縣事隸子屬下志操
甚厲殆足肖公堂構者今歲秋又委署鄭篆當公
剽鄭日君尙未生一時耆老嘆息見公之子如見
公焉君下車日卽詣鄭人所建公生祠肅謁行禮
顧瞻棟楹摩挲碑版悽愴感懷不能已已祠在州
廨之西民居櫛比不能稍拓於是塗其漫漶補其
殘缺無侈於前足垂於後工旣訖適予過鄭君

子文爲記予旣素慕公之嘉績又喜公有令子

其家聲方將勗其無忘負荷之艱以慰邦人之思而繼公爲理者亦庶幾嗣餘響於方來云爾爰不辭固陋而爲之記

前太守何公祠堂記

曹汝峩 郡人

何公吾鄭之賢太守也諱錫爵字晉侯號澹園奉天正黃旗人原籍信陽遷居廣寧康熙二十九年以定邊令卓薦膺

奉天守鄭土甫下車集父老訪民間疾苦利興弊除以學校闡名教也則振興之以支河資灌溉也則議

覆之以科派累里民也則肩任之以地畝多侵估
是則清丈之至於杜苞苴雪冤獄嚴保甲去浮學
存養人材無累行戶種種善政不可枚舉涖鄭工
戰時和年豐民懷吏畏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又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殆公之謂歟方公始至
則歌來暮及公陞任則思攀轅郇兩召棠同揆先
羣士民爰是捐金擇地於城西印月軒之北隅創
建祠宇三楹供奉生位俾四時瞻拜非公政教人

之深感人之久何以思慕不置如是哉及公

南陽等攝府篆正己率屬循卓彰彰可考康熙

三十九年

耀平涼刺史目擊瘡痍未復田野污萊卽竭力撫循
加意賑恤民賴以安至今猶尸祝之後以憂去服
闋補授滇省順寧刺史未抵任而卒北櫬北還道
經鄭地父老子弟牲醴迎祭於道者不絕哀聲振
豫谷扶送越境不止是民之於公死生前後無異
也乾隆十二年丁卯公之哲嗣魯存公復署鄭篆
士民聞命之日舉欣欣有喜色而相告曰鄭人不

及見公久矣今得見公之子一如見公也慰藉

甚魯存公抵任肅謁祠宇潸然泣下而部民歡欣

傳述觀者如堵墻紳士且製聯額具牲牢趨踰助

祭祠宇雖屢經修葺第歷久不無剝落魯存公刻

期繕修庶民鳩工恐後丹雘藻飾五十六年之遺

愛煥然一新焉公之政績載入八旂通志循吏傳

野見崇祀名宦俎豆千秋不更慰吾民之望也哉

魯公治鄭之年公之哲嗣未生峩始及童亦不及

冠公之行事而得諸父老傳說默識不忘且以今

日民情之恩公愛公更樂公之有令子以輝映後
先媿隆堂構冀加惠吾鄭者未艾愈不能忘也爰
不揣固陋誌其巔末勒之貞珉則斯堂也當與董
賢子產祠並峙不朽矣是爲記

重修印月軒記

何源洙

署字

印月軒爲呂祖祠建洩西郊當南北孔道輪蹄雜
沓塵土飛揚中忽得此清淨境便行李息塵勞入
門小憩則煩襟盡滌俗念頓消恍置身洞天福地
以故騷人逸客吟嘯流連往往留題亦壁其門旁

石刻蓬萊仙境四字俗傳仙筆或未摹自邯鄲仙
祠未知果否門內則軒窓四廠柏陰滿庭宜風宜
月先大夫涖鄭時置松屏柏道一聯於軒中紀其
勝也軒連先大夫德惠祠余承乏於丁卯秋每月
吉展謁過此憇息眺望平疇遠風遙青當戶輒心
曠神怡徘徊不欲去惜簿書鹿鹿尚未諭朝霞
謁雨態煙鬟作何變幻隴雲驅犢牧唱晚歸作何
閑曠初月吐嚙落影啣山作何清幽又令人夢想
無已異時與二三同調作旬日遊覽領略盡致庶

不負此軒之大觀矣詞之前亭經前守張公率衆
建葺余既書舊額以顏之其大門三楹暨左右繚
垣日就傾圮余因倡捐俸金與紳士李子永寧買
子育英魏子鏡魏子如熊馬子生午共力修理築
棟甃墻并爲平治甬道塗漉補缺頓覺改觀益以
靈岩古洞亦藉雲封道骨仙姿必端眉宇正如祠
之有門戶繚垣甬道也可不繕完修整歟旣落成
余喜其克勦盛事且以便行李息塵勞誕先登岸
咫尺仙凡卽以作濟人利物之功亦無不可是爲

記

重脩惠人循良兩祠記

龔崧林

予自束髮受書卽嗜左口噍手披至大夫之墓三
慨然想見其爲人非獨欽爲博物君子也蓋
其行事焉獨以不獲親歷其地考其遺風爲恨
仕豫知大夫有祠於鄭公事過之得拜祠下仰
榱桷俯察几筵遺愛如存低徊留之不能去然
宇亦湫隘剝落矣戊辰之夏又往過之則黝

堊者白堂廓而敞基闢而廣居民告子曰此吾

之先大夫治鄭五年愛民如衆母今署任何公能
濟其美景仰先賢此祠之所爲重新也嗟乎鄭大
夫古之遺愛也考鄭於周爲鄆鄭武滅鄆從封
新號焉十四傳至簡公勢寢不振南逼楚北鄰晉
無歲不有諸侯之師加以世卿侈汰民生其間亦
無勇逸我

三人爲婺源俞公奉新余公遺左王公澤州

公奉天劉公昌平陳公西安張公其一則吾何

之先大夫治鄭五年愛民如衆母今署任何公能

濟其美景仰先賢此祠之所爲重新也嗟乎鄭大

夫古之遺愛也考鄭於周爲鄆鄭武滅鄆從封

新號焉十四傳至簡公勢寢不振南逼楚北鄰晉

無歲不有諸侯之師加以世卿侈汰民生其間亦

重困矣乃自鄭簡十二年以後歷定獻聲四主四
十餘年兵無大刃朝無廢事外靖內寧民樂其業
弄大夫之力不至此嗟乎大夫古之遺愛也大夫
爲國氏之良其行事品題於

聖詳載於先賢左氏散見於諸子百家立身行已
處進乎道敷政治民尤足師則而要可以惠人

語槩之且夫最難治者民也結之以恩恩習則替
奢則斂斂則驕驕則輕於壞法故卽一州一戶不
爲此萬戶之民未必皆賢爲之長者好言寬厚

夫父母之愛子小則色怒大則予杖子
畏威其率必謹假使姑息於始棄絕於終善其
而厚其敗則亦爲父母者之過也善乎水滸
火烈民畏大夫之訓誠權衡輕重治世之
顧恃勢而在刑刑滋者民爲逞志以立威
民怨大夫之糾以猛不任意而在法任法而
之以德但使民畏其法而非畏其人此所以
毋而稱惠人教子於大夫告子太叔數言

右藉以寡過今見何君之新大夫祠而知鄭民之
憂戴何公與何公父子之濟美也其來有自且
魯大夫之治民足爲萬世居官之楷法行之
不遠則信乎古之遺愛也爰盥手而爲之記

大器男具大夫之廟

而學其法以爲大夫之德也

其德其學其德其學其德其學

其德其學其德其學其德其學

其德其學其德其學其德其學